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欽天監

太常卿掌監事

吳昊

光祿少卿掌監事

華湘

監正

黃愷

監副

貝琳

山陰張汝懋
吳興茅元儀　仝校

目錄終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

欽天監

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昊墓志銘

費宏

君諱昊字仁甫姓吳氏其先居撫之金谿宋以來代有顯者六世祖名德始徙臨川之桐源高祖諱友恭曾祖諱彥成俱以隱德聞祖諱永昌封欽天監五官靈臺郎父諱英精於曆象學仕至春官正食五品祿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贈恭人君生於京師少穎敏有志科第兼通詩易旣肄試有司

不利乃用其家学補天文生成化間鄱陽童公士昂以太常少卿掌欽天監事獨器君補人中薦為五官保章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服厥命奉天勤民諸卿監皆出慎選君感激思奮勉於其職朝廷有大禮決擇時日必躬自校覈不以委人或乾象告異必直書以奏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　上於此盡吾心焉耳寮屬有缺必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員未嘗備先是諸生以世業故多狎玩其官長漫無體統及君嚴立條教衆乃肅然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於奎軫與

今之四正戾其陽經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陰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雖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北極雲柱差短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君言授時曆元起至元辛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矣儀象於觀天最急失今不改恐漸踈而謬詔下禮部議如其說製木樣測驗久之乃鑄爲新儀更二道環交於壁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陰陽人素無月廩貧不自存君請視醫生量勞逸差其升食且復其身勿事而天文生又復其家一人其廩食亦加於舊焉印

曆紙取諸外郡郡徵銀入市於京師民牟利欺公費
多而用不給部吏君酌定其價及官爲收買例於是
宿弊頓除歲省寬剩君之孜孜職事皆此類也十年
以監正秩滿進太常寺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秩滿
又進太常寺卿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邸第
年六十有三其蒞監事者二十年忠勤廉慎始終如
一大夫士重其人莫不惜之君居家孝友中寔公與
楊恭人之歿拘於例不得終喪服畢哀未嘗廢禮事
其兄昭甫恭甚待羣從子弟人人有恩處親故必歸
於厚其爲監副時監正適缺衆以屬君於是童公休

退久矣君疏其賢不可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京
禮部尚書再乞休退又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
難得者銘曰天行至徤理最玄七政列舍相迴旋明
時察變職守專上佐哲后承乾元在古有訓命猶然
太常處位多歷年清臺雅譽誰能肩先皇眷若心乾
乾職思修補敢弗虔官非旅進惟其賢今不可作歸
新阡爲勒銘詩納重泉庶不朽者常流傳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傳　實錄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曆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曆書及國朝曆志准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請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黃

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覘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廷訪知曆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秘書報罷

欽大監監正黃公愷志銘

楊榮

曆象授時從古帝王所重肆國朝申命厥官尤致謹焉其或學之弗專且精而於推測或昧焉則弗足以盡敬天勤民之道惟得人以任其職則天象明而人時定其有補於政治非小也故奉政大夫欽天監正黃愷濟民可謂專其業而精其術者矣濟民之先爲鄞之古蕩人始祖泓仕東晉爲太史令後世遂以星曆名家高祖清曾祖秉彝俱有隱德祖尹中仕元爲彰德長官父諱榮洪武中任彰德府陰陽正術積德行善人以長者稱母雷氏有懿行歲戊午二月二十

有八日生濟民於湯陰之尊賢鄉自少明敏簡重嗜
學忘倦凡陰陽曆數諸書悉皆通曉父嘗摘其中之
秘與以難之剖答明快略無凝滯父喜語所親者曰
他日興吾門者必是子也其孝敬出於天性事二親
承顔順志務得其歡心出告反面雖祁寒暑雨未嘗
暫違父遘疾躬侍湯藥日夕不離左右疾革禱顙北
辰願以身代父疾果愈人以爲孝感所致父歿哀毀
骨立葬祭以禮歲時伏臘俯仰拜奠無異生時嘗自
泣嘆曰吾父弗逮終養幸吾母存猶得以致其孝道
事之愈謹其處宗黨待親屬接賓朋篤於信義恩禮

不替歲乙亥被徵入欽天監無何授五官司曆轉保
章正遷夏官正又進爲監副先後三十餘年敬慎小
心夙夜匪懈用是上契 聖心寵任益隆及擢爲監
正祗勤如初尤好善喜施薦拔士類獎勵後進惟恐
不及洪熙紀元 仁廟上賓 宣宗皇帝嗣位召問
山陵之事條對稱旨受白金綵帛之賜宣德辛亥蒙
賜誥命階奉議大夫又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爲宜人
乙卯冬九載秩滿加授奉政大夫食正四品祿仍掌
監事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官年六十

欽天監副貝琳傳　陳鎬

貝琳字宗器號竹溪先世家浙之定海洪武初以戎籍居金陵琳幼業儒慕天官學遂學象數于何司曆盡得其秘後被薦充天文生例除戎籍正統景泰間從征迤北及兩廣占候有功授欽天監漏刻博士天順初玄象示警　英宗召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金文綺尋陞五官靈臺郎成化戊子因災異上言君能修德格天則災變為祥若高宗雊鼎宣王旱魃皆因災知懼卒成中興之美且條陳弭變圖治六事言多可采識者以為克舉司天之職庚寅陞監副壬辰致

南京凡十九年卒平生究心數學刊校回回曆書曆
百中經諸書居家孝友與弟珙南北異地者三十年
及南改後治第同居庭產衆瓜並蒂士大夫以爲雍
睦之應云

論歲差

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傳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丙寅朔先是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請修改曆法上疏曰歲差之法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七十八年差一度虞喜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爲不及倍其年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俱爲未密至元大史令王恂郭守敬等參考修正以辛巳爲授時曆元比漢唐宋曆最爲精密但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曆歲既久不能無差故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屢有差失況回回曆自開皇己未至今九百餘年亦有疎外連年推

算日月交食算多食少時刻分秒與天不合赤道歲差一分五十秒距今正德辛巳該差三百六十分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半經今當差三百三十二分四十秒此即損益之數若不量加損益將來愈久愈差乞勅禮部會議簡命文職大臣一員督本監堂上官總理其事令本監曆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奚疎奚密孰是孰非觀象臺測驗黃道赤道度分若干日月五星躔度疎密漏刻科推測昏旦中星調品晝夜壺漏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曆法仍遣官至南

京及浙江諸省候土圭以測今時與至元天道修短
若干節氣早晚何如衆途同歸方可成曆則交食可
正儀象可驗七政可齊而天下可合事下禮部存詳
以爲星曆之學必得明天人之理如郭守敬之
流斯可以任考驗之責今裕及欽天監官曆法未必
皆精難遽委以是任今十月望月食分秒時刻中官
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各不同本部請
候至期驗看上請裁定既而濂等言漢劉洪造乾象
曆始覺歲周餘分大強減二千五百爲四千四百六
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以天爲天以歲爲

歲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法元許衡王恂郭守敬
造授時曆宗而用之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
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得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
秒名曰歲差乃今歲冬至歷來歲冬至不及天一分
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退天一度所謂差也
考元至元辛巳歲在天正冬至氣應五十五日六百
分命得巳未日丑初二刻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
箕宿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為授時曆元推驗之
精未有出於此者但用之年久歲差退移天度太遠
致有差失臣考元至正戊子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

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九十八秒永樂
乙未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
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丑赤道歲差退天九
十九分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今正德
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
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黃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二十
五分七十四秒未經改正則推步豈能合於天道臣
將歲差之術參詳較驗考得正德丙子歲在天正冬
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丑初刻
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

度九十六分四四十三秒為曆元不用古法積年別作一算起每一年加一算仍減一用之其中節分數日俱自此始其氣應閏應轉應交應並周天黃道二十八宿十二宮次分界宿度分秒諸類曆法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則推步無不合矣授時立議云曆法疏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

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直之道有陽曆陰曆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同人月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乞勅禮部堂上官一員并本監堂上官董理其事再選官生二三人與臣等上自至元辛巳爲始下至戊子未來爲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將日月交食用古法與新法互一推算考驗精密庶合於天亦下禮部看詳

以濂等所推近是但定曆授時乃　朝廷重典未可
輕議請今後凡遇日月交食本監官生一依古法推
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本監仍於官生內推選精通
曆學者四五人同濂等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至於
數年果有定則別為奏請從之

天文生張陞傳

成化十九年三月乙卯先是欽天監天文生張陞奏以曆測象從古爲然然曆法一定而天運不齊故自何承天唐一行以及蔡伯靜皆有歲差之法求與天合至元王恂立辛巳曆元以爲七十二年差一度我國家因而用之至今二百餘年以赤道歲消一分五十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分以黄道歲消一分三十八秒五十微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二百七十七分以冬至歲消一分六十五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三十分此天運不齊之數而占候者不立新法

徒泥古法宜其差也臣見今三月十七日曉刻月食以古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八十八秒月未入見食八分四十一秒月已入不見食三分四十七秒以臣新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四十秒與古法差三分七秒誠宜重訂　法以示天下臣不自量欲以辛丑起曆元用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爲中積分比授時曆稍加損益爲大明萬年曆庶占候之際不致有誤奏下禮部移文欽天監勸報而欽天監以爲測驗月食分秒遲速雖與堉新法合然古法係祖宗時所制不可不遵且南北地形不同而測驗當

隨之共新法在京師候之雖若是使在河南未必不差古法在河南候之固無差而在京師宜有不合且正統年間漏刻博士馬軾亦嘗以是爲言　英宗不允云臣下非有通博之學精切之見未可肆一已之說而輒變舊章也於是陛奏不行

張中傳 數學附　　宋濂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師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

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贄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筭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既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

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　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稿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皇甫仲和事蹟占驗

王鏊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即以神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

之虜衆齊發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可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却已而疾風揚沙雨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彼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鼐與隣時有旨親征鼐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

終不免于立土木之難虜騎遍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衞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衞士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鬥不解衞士不信至其家固然後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曰彼鬥時見屋上兩鵲正相鬥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胡弘傳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汴人深於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卜筮名景泰初從張都御史措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士杜瓚年暮數夫子筮得兆初爻云子父逢旺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參政灝筮得比二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黃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翥筮得復之六

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如此千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廷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擢進士串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

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
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救之則有心矣串下加
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山陰雲淵周子述學傳

雲淵子越山陰里人先世汝南從南渡族於越代有聞人子生其父邵博士名之曰述學字繼志蓋祝以述道學繼聖志云後別號雲淵子子資膚才閎素負經濟尤邃於易曆居恒曰易天道也曆之元也知曆斯知天知天斯知易而曆法乃寥寥莫傳哉爰南遊吳北遊燕徧諏業天官氏之術聞郭太史弧矢法以圓求圓術弦究轉極與天肖視諸古名人用方規圓法為最善名曰弧矢經時荆川唐太史博研古算籌溪顧司馬精演側法欲求弧矢經而不可得見子揭

其心思撰補弧矢又續中經纂曆議集曆草而曆法遂為完書然此特經法也可以測交蝕未可以測凌犯　國初天竺貢馬哈麻緯法以步五星第中西異術經緯難通子則曰天一也法惡得二乃以中國之算法測西占之凌犯經緯分而可合郭馬異而可同前無古往後無今來矣先儒讚堯夫差法冠絕古今余於雲淵曆亦云有欲欽天授時舍是法奚適焉吁嘻雲淵世豈無子雲哉子知天又知易矣故其生平著述較圖書較理論以彰易之體極爻象著易義以遂易之用集京邵之文諸元韻之聲用占經世象告

吉凶而易一天冏子心一易矣其他軒會占而參以命法纂通志而徵以世紀準晷極而定度里之數本山河而序流峙之支水陸遠近有程以備行兵迂直都省區域有界以表守國形勝星命砂水太乙六壬遁甲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靡不洞其玄微闡其秘旨作有成書是皆易之緒餘而足以資經濟詎曰占算云乎哉合所纂撰凡千餘卷總而題曰神道大編夫編曷爲神也余聞冏子之於道星變譚之關帥遁甲授之呂僊經疑啓於元靈附耳曆訣悟牖風展書事亦詢神矣編宜以神題余又聞周子蓟鎭著布

伏之奇功柯梅效火攻之偉績天長決勝飛蘭擒叛冒砒毒遭横兵罹颶風迫倭刃俱幸無恙而其得於神助者多甚子蓋貫天人徹幽明而學有實際者乎乃生不逢年會我　國家熙洽有志莫售抱道自怡布衣泉石逍遥湖海所謂隱君子者非邪豈用不在一時而在異日與抑神界之闡易開來以翊　聖明之設教與

仝景明先生寅傳 占驗

程敏政

仝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仝先生之名聞四方已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參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為上賓動必咨之暨 景帝嗣位虜

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猾有幹略薦以自輔景明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率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返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

爲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　景帝之弗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八文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將出蒞徐州　上曰仝寅得無借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辭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得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

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與正肅
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
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啓
陽令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長鑾以材武自
見官錦衣衛百戶次鑾治易爲進士業次銳以善書
隷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
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仝景明先生固聞君
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涴于權貴壽
而有子老于　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

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毅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仝寅

山西安邑仝寅少瞽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正統中隨父清大同裕陵北狩令大同守閫裴當問仝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淡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緜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爸赤

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干丁象大明也位
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
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裕陵
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虜無能
爲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
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駕駕至以　太上皇
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筮寅所寅佯不
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
種矣柰何忠大懼佯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誅丁丑正
月壬午　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乃範金陰陽

神靈四字為筮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淸以指揮出蒞徐州　上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大貴幸寅每筮戒以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顚阨年九十卒

錦衣衛仝百戶墓志銘

翁諱寅字景明姓仝氏別號敬庵其先本山西安邑人在勝國時有為行軍斷事者翁之高祖也曾祖諱均道祖諱仲敬大同高山衛總管父諱淸義勇後衛指揮僉事翁生十二年而喪明其父令擇所行事曰

必也卜者吾見瞽者有之其禮于士大夫者必以卜
爲其道者也遂從日者游與之言意便開發未盡一
月盡能誦其師之所習其師謝遣之更從其舅氏受
周易旁通祿命之言耳所聞強記不忘其舅氏亦
與之時尚在安邑也已而隨其父于大同間有精于
其術者輒往叩之談理皆出其下然猶未能自信試
爲人卜皆奇中名聲蹶然起趨者如市時定襄伯郭
登守大同會當行邊諜報虜且至扶箕其許之出翁獨
以爲不可或曰神固許之是瞽者焉能知軍事且業
已部分諸將兵勢不可止遂往不及二十里虜伏發

四面定襄幾不免始悔不用翁言於是大同人譁傳以爲神忠國公石亨時爲叅將尤篤信之虜嘗入黑山峪亨欵衆寡不敵不敢出令作卦翁曰此行當大捷已而果然亨之入典兵務也載與俱來次代州翁教之速驅且曰否者必有變遂發代州明日虜聞之來追已不及矣一日在行營晨起謂亨曰今日當有小故但不知其應如何言未既大雨山下水涌起漂輜重并失印所在翁言當在東南樹下亨遣人從求之果得印既至京師亨每事必咨焉先是 英廟雅知翁名天順初元欲畀之官以疾辭遂有魚牙酒盃

若金幣之賜是年冬其父調徐州衛翁侍行　上聞之召還授錦衣衛百戶仍賜彩幣慰留之翁爲人骯髒有直氣當石氏之用事也多有藉聲勢張皇者翁獨明於幾先故不與其禍雖有言終得自明比卒之日裁去其祿其所交多當世公卿貴人有就之卜者據案抗言必盡其意而後已然晚年占要驗乃異前日豈其少時值功名之會固若有神物以啓其衷者耶翁以弘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三

廖均卿傳 地理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　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羾以均卿至昌平縣偏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成祖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目錄

六科都給事中

傅安　龔泰

韓智　屈伸

張文　許天錫

俞敦　楊秉義

薛廷寵　呂應祥

厲汝進　周崑

戚賢　陳世恩

左右給事中

黃鉞 附楊福　張益
唐仁　葛嵩
毛憲　毛玉
鄭一鵬　沈漢
楊士雲　錢薇
周祚　徐師曾
沈鳳翔
給事中
王佐　韓永
陳繼之　周順

高舉
李莃
胡端禎
丘嵩
鮑輝
劉隄
王科
張原
劉最
宗鎧
劉琦
陸粲
馮汝弼
許相卿
徐易
章适

南京六科給事中

李淶
史曾

西吳郎文煥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目錄終

六科都給事中

禮科都給事中傅公安傳

朱睦㮮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明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時西域撒馬兒罕弗賓　上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撒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諷安使降安曰吾　天朝使臣可從汝反邪酋長怒困羈留虜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

因獻名馬珠玉以謝自是王貢遂通安既歸以老病不能任事懇乞骸骨　上憫之賜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十二石與夫八人宣德四年卒於家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僊鎮岳廟後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而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安卒後子霖舉賢良方正任錦衣衛經歷論曰昔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始歸谷吉使郅支單于乃竟見害今觀傳薛事亦何其相類也夫事之遭值有幸不幸耳幸而事濟完名全節何必於死不

幸而歸難豈求苟免是故子卿志道之不死徐吉雖嚴之死其致一也要之不辱君命自靖其志而已矣

禮科都給事中傅公[illegible]　祥符文獻志

公諱安字志道父嚴母端氏自太康徙居祥符之朱僊鎮公以刀筆起家爲南京後軍都督府吏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欽授兵科給事中明年乙亥調禮科給事中累官本科都給事中永樂初廷臣奏天下雖定四夷未賓理合遣官前往西番撒馬兒罕及馬哈木王等處詔諭蒙欽差太監劉惟御史姚臣升公三人同率官軍千五

百人至撒馬兒罕酋長羈留十有三年不屈節承樂十六年戊戌回還西番撒馬兒罕等夷人進獻名馬駱駝珠玉到京太監御史俱病故西番械還中土官軍一千五百人存者止十有七人公年老風疾不能任事賜一品服回籍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人夫八名以終其身宣德四年病故禮部奏准遣官諭祭修墳安葬墳在朱僊鎮岳王廟後岡上今石羊虎存焉傅氏家藏譜子霖以賢良方正薦授通政司知事遷錦衣衞經歷改六安州判官卒從葬朱僊鎮父塋之次張遷使人物總志考國家仁覆宇內凡蠻夷之國上古所未

賓服者莫不奔丞效職貢惟恐後洪武中西域撒馬兒罕遣使獻名馬駱駝禮意甚恭而西北諸番往往傾嚮中國欲盡事大之誠弗可得 太祖皇帝方大施恩信以懷遠人乃遣禮科給事中傅安往使其國以通道路安遂由甘肅酒泉郡出玉關八百里往流沙西北二千餘里至哈迷哩復西涉瀚海歷千三百餘里至古高昌即唐之西州今名大州之地其人自幼至老且死不識霜雪復西行至亦剌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兒罕其主與其羣下意頗驕倨安與論議詞氣侃侃且爲具陳我朝富强

振古莫比而彼國亦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道小安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還至黑魯諸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始達其國然以安始終弗爲屈遂不遣歸迨永樂四年其主卒始得還於是十餘年矣蒙恩給祿免朝不煩以事其後屢出使西域馬哈麻諸國以宣布威信由是皆先後入貢獅子名馬珍寶之物既而以安毋夫人年高俾之奉養因不復遣于時卿士大夫皆以安屢使絕域數萬里外往來三二十年得以周覽山川疆域之形勝於是皆爲之賦西遊勝覽之詩安萃爲一卷屬余爲序昔張

騫爲漢使以通西域爲匈奴所羈留凡十有三年不失漢節歷大宛康居諸國而還以功封博望侯其能垂功烈至今照映青史今安以一介之使通道諸番仗天子威靈使羌夷部落莫不嚮風慕義貢獻方物其視騫之功業夫豈相遠哉此鄉士大夫所以詠歌而樂道之也安字志道世爲中州名家云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盧陵曾棨撰公西遊勝覽詩卷序

君子所以成名當時垂光後世者惟忠與孝而已蓋非忠無以顯親揚名受寵食祿以爲榮親之本非孝無以策名委質竭忠輸誠以盡事君之方合君親而不遺兼忠孝而兩得其惟

吾友傅公平公以卓犖奇偉之資抱通敏幹濟之器際遇先朝給事禁密當 太祖皇帝統御萬方經理華夷詔求文武才智堪使絕域者公與首選奉使西域宣揚威命誕布德澤乃於洪武丙子受命將事迄永樂丁亥竣事還朝 文皇帝錄其勤勞屢加褒獎賜第於東華門外祿俸優厚不以職事責任恩至渥也維時公有老母年及期頤公登堂上壽侍膳問安甘旨足以適其口色養足以娛其心寮寀之友鄉曲之士莫不稱公之忠而嘉公之孝 皇上嗣登寶位首慶聿新崇德報功一遵舊典 宣德二年春頒給勅

命以公之職追崇先考爲給事中封母爲安人復閔其勤勞歲久許歸祭掃先塋恩榮之盛莫與爲比將戒行咸屬余爲文以贈余惟忠孝天下之美德而夫人之所當自盡者也故有菽水承歡而不能宣力於王朝孝則孝矣而事君之道有未盡焉暨欲就列而不得躬養於膝下忠則忠矣而事親之心有未盡焉若傅公者居庭闈而兼得委身之義在殿陛而不失養志之歡可謂臣子之職兩盡而忠孝之道兩全也茲行也閭里增輝搢紳交慶吾知慕公之榮而誦公之德者凡得於聞見者皆然也百世之下尚當有考

於斯文户部右侍郎太康王渝撰公還鄉榮掃序四牡騑騑擁使車河山偶望雪晴初黃沙古戍人煙少白草寒雲鴈影孤有橐不留南越䰟無媒誰寄上林書諸番從此通王貢會見還朝拜美除許彬敏公彬送公奉使西域詩

户科都給事中龔君泰墓表　王　驥

皇明有死節之臣曰龔君浙之金華義烏人也方建文間君以户科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傳訣曰時事至此我且分死矣爾第齋勑携幼稺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旣火起内廷君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廼遂投城以死實是月十三日也其配收君之喪與其孤以其年十一月五日還葬君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先塋之次後十八年爲永樂庚子其孤永吉以明春秋領鄉薦禮書

中秘擢兵部職方主事又十年宣德庚戌給勑命授承直郎贈君如永吉官傳封太安人君之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追爲之銘旣昭雪矣永吉於是轉武選郎中謁告歸省復來請曰先君殁時不肖孤纔四歲耳於事未有知惟母氏所記憶先君之言以教我者猶在也幸惠畀之俾揭之墓上斯存殁之大感也曩永樂初予忝進士爲兵科給事中聞君之事甚悉且詳心竊歎之比承乏兵部西討羌胡經畧三邊永吉以聯屬日相與居端序詳整尤足器愛信知仁者之有後也於君之托有

不得辭君姓龔氏諱泰字叔安以字行漢渤海太守
遂之後七世祖明之仕宋宣教郎有緋銀之賜曾祖
興祖仲實俱以隱行聞於鄉父印可以君貴贈户科
都給事中母傅氏封太孺人君生而岐嶷甫九歲遭
父喪太孺人躬教育之遣就外傅能自刻厲日記數
千百言無所遺迨長益明習法令縣大夫識其賢引
爲庠生獲從宋景濂公門人宗思睿游大有所造詣
洪武丙子中鄉選明年上禮部補國子生奉旨閲青
州齊王府衛衆咸爲君危之君綜畫周密終其事莫
敢有撓者及監視安東護衛倉儲廉平惟允人用畏

服吏部驗試第一初除户科試給事中授廸功郎尋改從仕郎甚遷都給事中則辛酉也勅授承事郎得贈封其二親君性孝友矜名節遇事剛果有爲嘗作安節堂所居繡湖之上以奉太孺人而能得其歡心若博士王君仲縉助教朱君子建咸有著述與弟叔寧處尤無間言始居縣庠出息學宫之陰俄有狂者至猘君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君曰彼誠狂耳吾何較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君俱往君曰此罔人耳及往巫見君瞠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君君之處鄉縉

紳莫不悲之以元至正丁未二月生得年三十六嗚呼自道喪衰世之士讀書問學不過資爲利祿之媒而已其於義命蔑蔑如也有若君之從容所事之死靡忒卓卓然無愧於古豈非所謂志士仁人者哉然一時死者亦衆矣至身爲虀粉而子孫宗族之不保君則遂其首丘而胤嗣之賢方進未已孰謂天道福善禍淫果可得而誣哉是宜揭之以爲世道之勸且以慰永吉無窮之思云子一人永吉官至南京大理寺卿

户科都給事中韓君智墓表　李東陽

尧之滋陽有兄弟進士並列臺諫者曰韓氏其伯爲給事君諱智字思夫五歲時能書大字有司以奇童薦入翰林久之歸爲縣學生試不輒售年踰三十始舉成化丙午鄉貢登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再遷兵科左給事中進工科都給事中以母喪服闋復除户科以父喪歸未闋服得疾卒於家君在諫垣前後十有餘年歷四命長二科論議明剴緑以文義皆有給度僧道之令遠近坌集君奏止之不得命監度之際嚴立程式畏者多引去不滿其

數有鹽商附貴戚以奸大利廷臣交疏不能奪君執
奏愈堅人亦以是難之他所陳說如正心任賢愛費
實節財用之類多見采納其在內嘗充廷試執事官
在外則奉使秦府禮度祗肅勾稽宣府邊儲尤稱明
審姦藏無所宿守官蒞政不激不阿而風采秀拔器
度偉然識者皆卜其遠到而不意其遽止此也君性
孝謹喪親毀瘁成疾弟普衆成化丁未進士爲監察
御史遷河南按察副使從君幾年卒友愛終始無間
吉乃季弟登爲承運庫副使誨訓尤至至理家政不爲
私蓄致子以義撫諸姪有恩姪婚喪葬舉都必爲
後恤居常卷冊不去手聞見甚博能爲歌詩
易及辭翰以所居號名云曰灌菴稿藏于家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伸墓志銘　羅玘

弘治甲子　上益勵精于治于時給諫二三老成慮遠而防微屹然示之以重故一切過高害治之說無緣而入其助弘多而吾友屈引之亦在列　上且屬意焉然以是八月病銓司擬通政入請　上寧他授以俟至十月以病卒卒時無一語惟以無補於時令垂白父見隕壯子爲悲吾輩方私痛之者舊有識則又所惜者大意不在引之也初　上初元新進紛紛入大言脊撓新政時引之同吾爲庶吉士每聞輒頷之及爲兵科給事中同列蚤夜伺撝有封事顧寂不

動一旦脫然勸御日講謝游觀曰是大繫世故吾何
可無言過災異附其苛細條興利除害數事事下禮
部議倪文毅公嘆賞即是其議以覆崇王就藩久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憶及語上　上擬發使召大臣
臺諫諍不得引之以輕離封守一語寢　上上立爲
止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遂陞兵科都
給事其職與兵部長共本兵屬虜大舉入寇首將提
兵至榆林以虜退閒虜實自它道入內地張甚而永
順宣慰彭某黠苗也幸有急與事上言欲帥所部入
助戰引之謂同列曰是關國體也乃劾將帥逗遛請

疏乞中官無柴夫

降詔責之而駁某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擣虜巢以勝奏凱歸而四夷亦由是絕他覬將家者子聚麾襲職者舉戚既謀復起而愁人呂紀者畫工也暨一二兵官相繼內降注授要職則大憤不食次第率言者排之內降絕遂不復續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瑯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爲夫實入銀于官以備樂薪者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而瑯請至四倍于尚書數乃獨言祖宗制柴夫爲庶官養廉助薪中官無當得之例　上爲殺其半朝野悚息交以爲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在兩廣能挺與輿援敵

卒直今尚書秦公之誣兵科一同考禮闈所得多名士家貧既仕以祿入佐衣以綏其弟子耕販力然畛域斬然與不愧其座右所書其詞讀之凜凜可以起懦居常讀書要自胸中無留礙雖字書小數亦體切古法至到于其者述珍重不汎畀投或有得假其籍刪者字批句注醒人心目異甚蠢亦有夙成焉引之諱仲號蠖菴又號東莎居士年止四十五體素羸而學以養勝今若此非其養之罪也悲夫

户科都給事中張君文傳　　羅玘

張君諱文字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以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爲給事中儕輩詗其有喜色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　先皇帝十餘年中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户科皆給事中令　上改元九月八日卒于京師高坡巷先是勸進新政五事語中皆指變更弊刺特驟力詆内降害政若親與閹戚家爲仇敵者賴　上寛明僅奪季俸爭往喧之門者報曰昨夜不食若又爲奏者風槩之顛索臥令且汗之予去及更往則君卒矣公卿大夫士

歎于朝胥史歎于署僅隸武夫亦有歎于道者曾曰
直臣亡矣乎悼之甚不忍聞焉君嘗以覈實邊儲三
出當往貴州也乎作感鳳吟别之而以鳳居守爲終
句意戚畹結中彫固競嫡戚焰惟君足鎮之云比亟
未嘗以文苗叛于貴貴用兵君言兵在得曾耳贓賊
之宜而苗獠勝從多剿刈之傷生無益在蜀屬番猓
擾松潘餉運斛十金妥級給賞陣奔靡誅君以蜀憂
方大爲獻議者十弘治中最先論元夕張燈下有司
治具典庫中月以逸樂玩弄惑主聽劾及計司迎望
風指當按　上方嚮治爲頓減之會外戚有罪當廷

謝陽疾而以子代之俄而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火著戒臣驕茲謂逼厥災火焚宮此其徵歟明年廣天入雲中鄜延將迫內地朝廷戒嚴尚書文升請集廷議君疏柄臣耄褰籍與尸易所謂凶代以倪岳戴珊劉大夏張敷華可其面折人多此類鑄錢議起中外洶洶入五議而大要歸之以節儉既而新鑄果如議不流皇莊户會類左官退校無賴冒名於是乎漁獵之　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在是當存先事之戒凡所指切時藉身任獨往若贊慫時惟一人在班行長身修髯旭旦罷朝步出掖門錦衣冠幘禁旅闞

入必驚覩竊語曰是何翹翹者邪自廣西還爲予言古田距落城纔七十里猺至支解二尊官而嘗國史臣不以掛于口寒心哉予以爲議適然爾及今閱其遺草已陳六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兵如嗾犬獵獸尤良于手誠臣憂國固如是

工科都給事中許公天錫墓志銘　林瀚

君諱天錫啟東其字許姓同世居洞江遂以爲號系出宋狀元文定公將之後八傳至宗伯者爲君始祖生彥良彥良生仲美仲美生定安寔高曾祖也父諱瑄字廷玉遷家于榕城獅子橋東及再遷嵩山南麓則自啟東始焉君幼負異質聰頴不凡及進遊郡庠文日以有名督學金陵任公彥常素負偉望每試閱卷絕稱嘆以爲才弘治乙酉領鄉薦登毛澄榜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詩賦諸作爲李西涯先生所許同輩率斂手推讓以爲莫及未幾思親成疾乞還鄉就

醫藥　孝宗皇帝方重文學之臣特賜乘傳以歸朝夕侍奉庭闈篤盡孝愛甫年餘親終葬祭如禮戊午免喪還朝拜吏科給事中三載考最荷錫命以獨立敢言示褒贈父如其官階母王贈孺人林封太孺人配王氏封孺人人以為榮自後歷工科左右給事中居諫垣凡七八載謇諤有氣節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者皆負時望京師語風槩者輒稱三天前後所上疏毋慮五六十章悉關國家大政綱常大端多見采納間嘗奉勅往覈邊鎮軍機劾奏總戎監督以下衆職悉寘于法罔有逭其情者及情查廐馬情弊歲省

貂豆鐵五十餘萬中外皆憚其嚴服其公而後爾亦自此始耳　孝宗上賓君抗疏極言山陵事重臺史厯步不臧遂奏首僭內臣扶安禮侍王華術堪輿者王日遂遍視諸山斷以施家臺爲吉乃從君議荷賜綵幣白金獎勞正德紀元丙寅歲議封安南國王廷舉君爲信使賜一品麟袍偕編修沈燾以行既抵其國王臣禮未盡君折服之一不敢祀凡觸景賦咏館伴陪臣稱能詩者皆縮首驚服比還峻卻餽贐金帛秋毫不納復命先已進是科都給事中待之然道時孔雖向同敢言者多已不安其位追思受知先朝非

死無以報國遂於是夕手具登聞鼓狀千有餘言大槩力陳時弊痛以履霜之漸爲懼禍成氣塡胸臆以首觸柱不死遂自經于屋梁繩絕仆地而亡目光炯然不閉時妻孥無從官者惟一蒼頭在旁能言其事如此至曉邵中書仁甫暨吾子郎中庭綸奔入舍館哭之發其篋無有餘貲乃集士夫賻祭儀物爲棺殯殮如禮次日蒼頭懼罪潛懷鼓狀以逃負君志矣君性倜儻不羈心存忠孝以古賢哲自期爲文上師韓歐大家詩非盛唐不以爲法眞草筆意得于鍾王者多所留墨跡人皆珍襲不遺所著有易講中庸析義

梓行又取唐宋諸詩入格者類編註釋用示學詩之
要嗚呼故東文學德義官業如此信爲一代人豪匪
特入閩之英也而今亡矣悲夫生于天順辛巳正月
十五日年四十有八

禮科都給事中俞公敦傳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進士初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未幾改刑科給事中敦侃侃有直氣在諫垣首劾遼留撫臣及諸藩守臣不職次陳禁門守衞之弊緣邊賞賚之宜薦舉臺閣之公皆鑿鑿有裨家國而江彬不軌一疏尤凜有節操戊寅領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璽等不法事下車之夕夢巨人書天理人心四字後按罪狀果符踰月獄成衆拱服一時權奸如錢寧輩求與交納而敦峻拒之竟不少為延接士論重之時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功遷禮科右給事

中令　上皇帝嗣位敦首疏四事一曰去壅蔽二曰親儒臣三曰立紀綱四曰惜名器後捧詔使安南賜麒麟服進都科至廣西梧州府病卒敦生四歲失怙毋氏劳苦鞠之後毋喪敦哀毀骨立不盥不　御終喪如一日事燕兄數敞曲盡恭誠故人咸擬敦以忠孝惜其不竟厥施云

吏科都給事中楊公秉義墓志銘　徐階

嗚呼此予友麟山楊公之墓也始予自江右歸即擬過公與商訂當世之務且傒舒平生所扼腕而不平者抵家聞公病意公素强旦夕當愈未即往居數日忽報公卒遺言屬予銘嗚呼予方以不及見公爲憾尚忍銘公哉然而遺言不可負也公諱秉義字上宜麟山號其先自上海徙華亭之葉謝鎮語在宗伯文僖顧公所爲府丞公誌中府丞公諱璨故散官諱文信之孫封工部主事諱雲之子而公之考也府丞爲諸生時與文僖及兄玉峯憲副先後以文名公入奉

家庭之訓出從文僖游公登日起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丁丑遷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異志而諸權倖相比周為裏公知言不用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內誅外討政由己出公乃起至則改吏科辛巳今　皇帝即位銳意治理公上言　先帝初政動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陛下承付託之重當臨涖之始乞以為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絕進獻責執奏於有司付參駁於臺諫詔旨不為空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官魏彬以迎立功入掌司

禮又封弟英爲伯公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
德　陛下入嗣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
奪兩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之奉命犒邊軍
故事隆慶步隊軍餘及鎮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
守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賜公至居
庸奏其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斃
溺丁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內帑户部羨銀積粟
居庸紫荆鴈門等關爲戰守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母
周宜人憂甲申服除仍爲吏科奉命巡視京營上言
祖宗重根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

營以蓄精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為策宜詔兵部選將官實軍伍惜戰馬如祖宗之制從之丙戌遷右給事中丁亥詔百司陳政之利民者公首疏七事曰懲貪刻定法守輕差徭省包賠蘇糧役恤竈丁謹邊防時稱有議會制考察京朝官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或詣公自辯公曰予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行辯者愧服其秋司徒錫山秦公司空安成趙公相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為太常少卿公抗疏論之不報遷禮科左給事中戊子遷吏科

都給事中尋病痘解官歸初府丞公爾為南考功嚴重諒直冢宰僖靖廖公知之薦為尚寶卿遷疏乞南僖靖高其節擢貳京兆公實無所與力而公之為都諫也周侍御在徐侍御州郝侍御元洪邀公有所論列公與議不合謝之已而三侍御俱得罪而公以材任中丞薦巳丑張桂罷忌者詆公為桂黨其辭曰巧遷父官陰陽善類會當軸者素嫉公不附已遂與致仕特論翛然不平而公方丁府丞公憂絕口不辯至終其身坦然曰心苟無瑕後當有知我者居閒十年未嘗以事干有司創世墓建家廟置祭田修族譜設

義齋義塾思以孝友禮讓化其家及其里人巡撫歐
中丞為之朝衆方有所深冀而公遽卒嗚呼以公之
賢竟不爲世用苟使享壽考發其所未竟於鄉閭族
黨之間其於風敎夫豈小補顧失於彼復不得於此
何也公生以成化癸卯八月十一日卒以嘉靖己亥
閏七月八日享年五十七所著奏議若干卷

都給事中薛公廷寵傳略　　府志

薛廷寵字汝承嘉靖十一年進士以行人選給事中奉使朝鮮還擢都諫廷寵在諫垣每誦季孫行父之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竊有志焉嘗上疏劾諸大臣皆當時用事者也有旨譖者數人諸大臣以廷寵言直不敢辨獨嚴尚書在禮部新有寵輒辨廷寵復劾之後又屢有論建銓部欲出之外藩或言廷寵賢不宜使去左右乃止未幾卒家貧無以爲斂鄉人爲治其喪廷寵內行修事繼母李孝李有子恒依廷寵居其卒也李哭之哀感傷人繼室衛京

師人也時年十九衛父巳憐其少又閔道路里欲還之衛不可竟扶柩間關返獨處一室即薛氏親營室視其面遐廷窕忌辰張遺像慟哭年四十餘卒

禮科都給事中呂先生應祥墓碑　馬自強

龍山呂先生涇陽谷口人也先生諱應祥字子和號龍山上世有信卿者幾傳至克中克中生三三生恭恭生勉勉生一軒公誠歷仕營州衛經歷四川重慶衛知事配姚氏生先生先生少警敏絕人日記數百千言督學凌谿朱公補爲諸生愛其文奇之稍長學日益博談諸儒理性上下古今亹亹不竭同學生每聚論環坐傾聽罔不嘉嘆以去皆自以爲不及也督學大復何公校入正學書院又特奇之呂先生由此益顯正德己卯以易魁省試登嘉靖壬辰進士授行

人選吏科給事中既爲給事以敢諫直言自任無顧忌心曰朝廷以言官爲耳目也苟顧忌即蔽明塞聽忍緘默不爲朝廷所乎會京師地震即偕同科者上書言汰冗賑貧倡勇恤讞節賞五事已奉命監二十四草場疏發司場太監通商減芻奸狀已又諫止入道士度牒金佐內工已奉命同黃御史羅宣大邊儲參伍稽察盡得其蠹耗出入之實劾都御史以下若干人人服其風力已又條塞下便宜十事上之擇將帥重總督恤將士精器械修城堡嚴烽燧增年例明戰守慎賞罰振紀綱累數千言皆切事實可施行

上嘉納焉　上幸承天祔　皇太后顯陵先生以禮科都給事中從議禮名所匡言還詔賜特優是年內閣與吏部議選宮僚多賂進者於是先生憤然抗疏略曰臣聞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自三王曁我列聖未有不慎其選者也頃　陛下詔旨謂不必備員正欲惟其人耳而選者率以賂聞此豈聖世所宜有妄望其成令德也　陛下不聞里人之愛其子者乎當出就外傅必慎擇所以為傳者太子天下本而輔導之官顧可不擇令若是濫哉臣見臺省員闕必會官推舉舉多當名實宮僚關係不在臺省下

獨奈何不令推臣願罷諸路進者用會推例推一時英俊以開疏上觸執事者怒奪官爲民越五年會恩詔復其冠帶先生自罷歸日奉母姚孝養備至姚性嚴善怒先生在側則常懼往一軒公仕重慶先生再徒步往省會公卒哀戚甚悼遠爲給事以 皇太子生覃恩得贈一軒公如已官封姚太孺人痛一軒公不及見抱慟流涕不勝太孺人年九十有一當是時先生亦耆年哭泣哀思不殊一軒公時念太孺人以外祖姚翁無嗣未葬即具棺衾葬之處弟及弟之子一姊一妹及姊之子無不有恩而平居不設城府常

葛巾徒步里巷中接人雖貧賤均禮與故舊更款洽
多所周急人有負者不怒即甚怒比見其人又率自
罷未第時有狂誇隣人加先生横逆後其人悔懼數
獻恭先生待之相忘如未嘗郤也初立家廟祔四代
主歲時率子弟奉祭畢燕坐訓之家政子激孫翕如
當冠爲行古冠禮此又雖學士家鮮克舉者矣以故
呂氏族皆恂恂守禮不爭而谷口之人亦絕無訟者
本先生化也當道薦先生者以十數先生無意起扁
其堂曰知止積圖書其中日披玩從先生學者甚衆
皆相繼成名士而先生又令子潛從學呂涇野先生

先是堪輿家言學宮逼城仕者不顯先生林下人矣爲白上官拓城又立尊經閣於後從此官者果漸顯當道以渭南地磽甚約暫借涇陽輕賦額久不還涇民苦之先生率諸大夫數言上官卒還之洪堰水利寖弊寖微先生爲指授方略著書示久遠此皆其已事而先生樂爲之雖他亦皆類此使久於位其濟世及物功澤詎可量哉卒年七十二歲

都給事中厲汝進傳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生岐嶷若王垂髫補弟子員而苦學博覽尤長于史記先達高京兆王中丞皆虛心接引之貧爲里中師名士多出其門束修一錢不私侍父疾湯藥三月餘疾愈方還帷室嘉靖甲午舉於鄉或有出百金助息者謝曰書中自有之不願聞命矣戊戌成進士授池州府推官東帶坐堂判十年疑獄者七撫按賢之凡諸郡大獄皆質成道路有神明之頌辛丑徵拜户科給事中貤封父鑑歷轉都掌科論柄相疏指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賄其勢

方張童牛之牿宜禁于始疏上嵩黨黃瓘者御前給之曰當大雲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杲　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即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即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遍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可勝數耶曩在池州建德徐紳為諸生以事逮繫汝進奇其才特釋之後紳舉進士至都御史巡撫順天而稱門下士人咸服其識鑒直聲遠震外夷高麗使

入貢時問曰厲給事安否其名重如此居鄉二十餘年徜徉泉石詩酒自娛好詣樂施濟貧赴急不計勞之輕重䝉之有無也隆慶踐祚方復原官秋尋以疾卒訃聞京師朝士大夫罔不咨嗟曰正人未究其用世可無斯人哉年五十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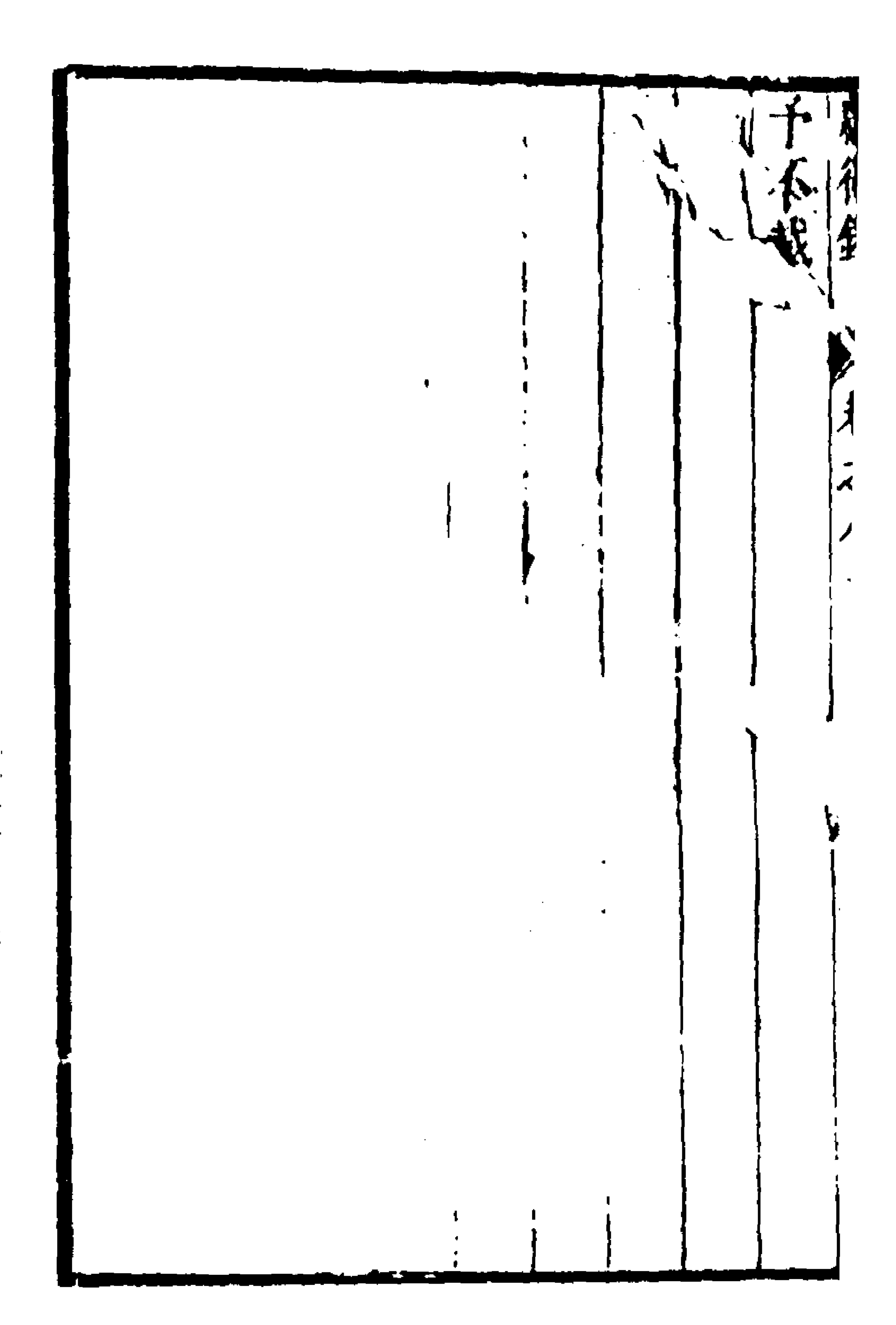
周都諫崑傳

戚元佐

周公崑崇德人字孟登少讀書父欲勵之謂曰汝第誦能畢誦吾能旌汝以金及卒業請父將畢誦未誦復申前言公曰大人教兒止以千金爲耶父大駭不敢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博綜群籍所學輒通悟其爲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諸生人候公鄙之不揖而出由此名益顯舉進士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蝟集晝夜繳無巳時而公節其費餽示有度諸所比周納欵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吳淸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决公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

人長鳴者三公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泥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喪櫬於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者欲興教化振頹風故所興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闡幽節民感愛而懷之云蹟聞召拜吏科給事中未幾進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其上書論兵

事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勳戚皆畏避相
戒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薛
侃相繼得罪且不測下廷鞫公獨正言中救得從末
減袁都督繼勳臨敵不力戰公彈劾之甚厲聞者齚
舌一時以爲天子器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
即士大夫造請踵繼不一見所居即先世敝廬人有
欲爲廣其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
人生產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躬
行所以爲者深矣御史按吳浙者先後交薦于朝
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諸細行可傳者備于家乘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賢行狀　羅洪先

嘉靖壬子九月全椒南玄戚君病明年余始知之將遣人持藥往候以他故不果會龍溪王汝中期余匡廬至則汝中已走全椒哭君且寓書以訃余持之泣曰南玄竟止於是余乃竟不復見耶尚忍聞之且其年纔六十二非甚衰且老之期也世道姑勿論天獨不爲吾輩計耶將自匡廬走哭亡之位未果而諸孤遣使以狀請何忍嘿嘿也即日發書聯其所載行事與書所不及而獨得於余者合以爲狀君名賢字秀夫初號南山晚歲更爲南玄先世居溧陽本姓胡氏元

宋姑蘇涂祀有孙五者避亂江北經全椒樂其風土徙居之乃更姓戚孙五生勝三勝三生通通爲人雄桀修幹長髯果背喜施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輿馬赫奕屏足歎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人安得見吾子孫若是濯吾辱乎而妻郄病難子聞水灣石經歷有女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儒意得子必且傳其業也媒納之生敏剛敏剛生永富號思恭思菴生二子華與珊皆世農不習儒通至是年且九十二矣垂絕拊床悲曰天乎吾家縱不得達官貴人乃斬一儒家兒耶因欷歔卒比葬有敝衣道人指其壠謂思菴曰

葬此十年貴人生且易汝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
思菴夜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亟抱覺而
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思菴先後所生子四人
力農自食獨君力弱不任耕而穎拔多慧嘗從家人
開通亟絕語輒憤憤誓必誦讀爲儒生思菴性不好
書數數令負重若楚之即數數丐免不聽母劉不能
忍日夜相持哭隣翁開而食之即亟隣翁所誦讀是
時全椒少文墨吏縣中閒有少年多識字將逮爲佐
書史君匿不見會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請於
思菴曰某願爲秀才柰何縣以佐書迫我請死不就

佐書思恭感其言任其所爲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史以爲才遂補縣學附學生明年爲正德壬申補增廣生君旣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之得血疾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有九始婚于印氏是爲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太饑縣奉檄給粥病者側擇有行誼諸生二人督其事旁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甚衆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學諸書讀之心忽闓發文思益湧乙酉舉南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理賞其才遂得進士是年冬授浙江歸安縣知縣君嘗

恨不得執弟子禮于陽明先生至是遣使稟學先生答之曰此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子以邁往之資加之篤志問學其於此道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假他求乎君得書遂主先生之言爲依歸然猶閒爲時忌所尼汝中嘗過訪目逆之曰得無猶踏兩家船乎君憮然愧謝曰過矣自是身任此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而世俗形迹不復拘在衆人顧望退縮莫之前者必且犯難爲之矢激弦絕不喻其果雖竟以此棠訟置禍不恤也歸安隸湖州以饒富名異時官府廚傳供

張下情修則使者銜有司爲慢已有司發畏多厚餽以緩責或陰藉爲身利猝不辦率仰富人富人既得倖則貧者日見傾奪又轉輸例入羨金破產以應豪右把其短恣行武斷有司內顧益耎弱不振君酌廉稍節目使足備儀而罷其浮豔歲省里家數千金其諸徭役視貧富爲等轉輸者既無重困更不復自隱行謁暇日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在豪右朝聞夕發斐摧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拊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即市肆交易雞豬羊牛布縷果蔬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既稱便而壟斷罔貧弱者

倉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民嘗夜被盜去曙君詣廟出河側聞舟中竊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贓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君素有心計善刺筭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雨廟且毀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君笑曰是未之焚也命

毀之顏岸傷有社祠別道黜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詭策諸賽者必且崩没人爲之也君所至使人抹過不暇大抵若此縣中遣邏卒逮繫人禍及雞犬而老胥工揣摩譸張舞文雖痛懲之不戒至是斂手引去朔望謁廟畢坐學官與諸生講學爲言訓詁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篤行者優禮之而黜其尤無良者當是時鹽城萬公雲鵬爲郡守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君無所屈戊子大覲聞有甘心於萬者獨走吏部直其枉詞氣激發安仁桂公萼爲冢宰納其言萬得不摇縣令入吏部

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爲冡宰即不聽縣令言去爲邵守人兩以爲難庚寅聞繼母羅氏訃即日歸士民思之不置將樹碑紀政不果後十二年君已致仕尚書蔣公瑶始竟其事壬辰服除補唐縣知縣唐民愿而野瘠而鮮食君新學宮興弦歌教其諸生如歸安訟者至既剖曲直則勸以孝友仁讓之行多泣下不終訟者歲且饑公爲賑糶納券于粟約期來償銷佛像伐淫祠木製爲禮器令毋得作佛事禁酗逐使民用不耗幾三月流移漸歸而君以吏科給事中召當是時 上厲精圖治旱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

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
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怨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
欲引拔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禍其言曰進
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
猜嫌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
過誤貴於善戀忠直近於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
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百此雖過於容恕差等而存
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
者固多服罰而忠藎者未盡褒揚短於才者間蒙器
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憸人僭冒崇階而孤

臣華子實搆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泯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穽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救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　上寬其言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中葉洪劾冢宰汪某謫寧國縣丞而參議章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嫉怒至是果皆被譴與所處合既得即論救如吉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　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疑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　陛下同其休戚布腹

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鉗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即如考察一事　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即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窒之　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負伯鯀方命之罪稔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等雖不救然　上因此重君之言枉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放逐朝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明

年與安遠侯柳珣冊立荊王傀遺一無所取北虜寇
陝西總制尚書唐公龍與巡按御史上功罪反異朝
議遣給事中問狀且舉有才力者二人上請 上特
命君往旋進兵科右給事中君在邊舉劾簡乎兵氣
自倍歸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如御史徐九
皋議開苑光湖月河以通運道丙申在告戊戌丁繼
母朱氏艱辛丑三月起復補刑科都給事中是年廷
試進士 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名次仍下內閣
詳定務求其是又以 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謁
見禮兼欲舉庶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 上遍言勞

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而士之僥幸以進者畧
無顧籍君日擊心痛以為　上之取士備養必求其
是皆所以為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
悔改以報知遇是尚可以坐祀乎乃上疏曰皇太子
將出閣宮保不可無人此聖諭拳拳盛心也且今之
庶吉士即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
令下奔競日恣行已有亟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法
徒事華藻不培本根背書作課諛時諂俗苞苴不戒
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真才也臣願今歲所選盡從人
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為之師模言足以

啟關鑰動足以鎮浮妄曲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
業以風馮翼孝德之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
燕貽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主於輔臣而
教養爲之節制皆據資序以遷無所選擇及上用公
言諸大臣叢怒恐其復動　上意未幾　太廟災諸
大臣應詔自陳君巽　上因此有所更置以盡修省
之實自諸大臣以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
之臣十四人以進其論列者既皆據權寵有氣力而
十四人者止南京二三大臣所稱侍郎呂柟太常卿
魏校郎中王畿都給事中魏良弼參議徐樾又皆被

發與疎遠之人且以講學取人怒而王爲尤著怒者既益衆又幾使可来遂坐左遷山東布政使司都事君以　上恩雖宽然勢不可復留又思巷年且高得請於巡撫都御史曾公銑致仕去曾與大臣論薦者數四皆不報君既去士風自是遂一變矣君嘗自病負意氣嫉惡如讐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蹈水火犯金革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强故凡引植善類提奬後進惟恐不及自爲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説爲主執之甚堅而意氣足以發之在齋坐中隨事譬物注

目合笑吐露心膽嘗曰吾所言如是汝之良知可明白否能信此良知可快樂否其有議論不一者則曰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是反覆辨析不明不已海陽陳益搗林敬夫輩始或與君角勝久之咸入彀率帖帖委受約束不能去若是者先後不下十數人君於此十數人無問遠近疎戚若與締肺腑親嘗伺察微隱考見誠僞一聞缺失若已有負厲色正言恨不速改其有不幸罹禍與謬敗者不遠千里資遺而調護之自陽明先生沒講學者滿海內而聲氣聯屬微若不足君與汝中汲汲維持於朋友之間君嘗以悟

性直捷應用圓融歸汝中觸衆怒爲之剸至於克己爲義善鑒知人汝中恒自以爲不逮益其抱有爲之才不忍泯没而又切世道之慮不獨朋友相昵而已此可與淺淺者道哉君歸鄉十餘年講學者過江上莫不就問至則君率縣之子弟請益率數日乃去縣學久圯爲言于有司盡撤其敝而修大之門又闢尼菴爲南譙書院分居諸生然以規過太切嫉惡太嚴閭里往往持私短君君聞之曾不介意治家謹于禮教思菴性難事有過必飲泣以諫待兄弟子女如其子其弟以盲廢業者人弗予婚多方營之弟既死又

分田廬給其婦子思菴卒于君歸之七年壽九十有
靖甲午以君貴勅封文林郎唐縣知縣而母劉贈孺
人於是印孺人亦得令封始思菴所聞葬時道人言
至是一一皆驗

工科都給事中陳公世恩傳　　邢侗

夏邑之陳繇金陵占著夏邑則自國初始十世以降爲都諫公尊人以安雖優龐厚曹歸善士凡三于長爲孝廉世德里稱陳長公次即都諫公名世恩字慶遠兩峰其寓號也公生而幼愿亦復幼淸八歲就童子學習肄輒兼人一日舉卷中書跽而問尊人讀書止佔畢已乎夫口耳之間四寸耳文滅其質腹噫于舌何以讀書爲尊人驚喜謂兒他日當非章句儒公倍年成覺書上口即莫逆于心沾沾自整將用厥督肄于家于廷意欲有所美七尺軀也公尊人不甚束

濕公等而公母常太孺人督課極嚴身坐流黃機手不去弧勺勞也隣嫗見謂夫人何自苦如此太孺人曰我乃自教兒子時長公廓落大度或從朋遊嬉而公裹足不越户限下帷不輟以爲恒儕輩間挑之遊公正色答慈氏作勞而吾乃逸吾懼輒母之斷乃機杼也聞者縮舌孝廉公每對人家弟行步愞愞無高趾居諸不妄言笑浹日不見喜慍色讀書務究厥歸指以視吾弟吾乃固書生耳孝廉公固磊磊者其家庭自相推服如此當太孺人及其尊人相繼謝公毁瘠不欲生將棄故所習經生言曰向者矻矻妄意華

膴爲二人計耳乃今而後復忍爲妻子作綠耶久之孝廉公泣相勉乃相與理蕪龍錯大暢厥辭名謙州閭中矣公率校且十年舉己卯省試又八年丙戌舉禮部未及對策即謁告歸歸途二航駛牟則以書數簍童子跨其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飭童子下徒走之二航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曰吾向爲童子儒不欲耑耑事章句學而今且如何矣夫宦學之與信而後仕孰優坐臥一甌幾三年几榻多穿穴夏之人謂子大夫陳公商孔作何狀爭欲識之不可得是時邑金

令雅意下公又念公謁歸貧風公宜若有所言事公
曰主臣明促不肯陽驕而過念某甚厚卒之無綫紋
咫尺通焉己丑入對于廷用次得保定理保定隸畢
宗部俗尚囂紛相競為武悍多敢亡命不可執詰而
又乘幣使者動以十數計中常侍父兄田宅于茲寓
焉自昔稱難矣公直躬任事一字不阿邑其上會當
大就堅意不納朝客書即所當誅死若而人節燈拔
牘丹筆屢舉不能下既就發書疾驛以達寧不及擎
及速攬一切中常侍稍有問遺以好謂之不入一串
茶圖扇諸上官屬以官屬陽秋片善必錄主在掩覆

人小過署置如列白黑不爲漫語相應稻田事起公
與其議備畫南北大所可否難易久近害利便宜厥
後所言靡不酬公在事日中丞直指有所慰薦必用
公爲首北詔察諸郡邑吏召致闕下雜其第一者時
時宰意有所暱屬吳侍御徐公抗聲語言曰以某按
行三輔三輔吏未有正直忠厚如陳某者合宜第一
僉曰御史言最當遂以天下治行第一徵入拜戶科
給事中尋轉右遞轉左公觸事拜黃白紙悉關國是
土德人材民命之大不樂爲苛細毛舉輦下籍籍陳
給事黃疏議云甲午持節奉使乙未北入還報遷爲

工科都給事中未幾遘疾卒得年才四十有四當彌留曰吾奉使所過地月有所按睹將以囊草言 上而今已矣既而家人檢其草紙墨猶新焉公無象歲從孝廉公每罷讀依依二人鄉于古所謂食已請餘扇枕取涼者無異其事孝廉公不妹厥考終世無違言念孝廉公無子慨令次子嗣之即丙戌中第不及對策歸正用孝廉公無祿不勝爲原之感脫然仕進不欲亟以印綬高兄地下中有足悲矣公奉使便道憩于家大治牛酒上冢哭聲四震若遭初喪哭孝廉公如其父母推財班給親疏各有等秦中 綿單小物

無少遺留室如懸磬猶故孝廉時也公五歲與羣兒過城隍祠因而病悸居質之愕然大寤曰適見祠中神來醫我振冊示我令我母泄太抵中寔識甲科誠官子孫植種公生不偶靈書告之矣公偉幹美鬚髯風采陰袪數百輩宜動靈書孔子不語怪神吾則何知

給事中黃鉞傳　楊[illegible]附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罷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湀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試親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

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淡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豈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淡入冊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淡怪其頻數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淡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宜[illegible]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倂辟福賢良淡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敎福結束如農夫且曰郎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

對福益如鉞敎因問黃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試必
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
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
得已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
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
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
用之爲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
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
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
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

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
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
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
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
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
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
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
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
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稼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
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

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户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上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欵服已得宥鉞復眹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既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

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
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
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
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橫郡邑中且訖
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
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
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
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
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采薇歌手披宿草孤蹤
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
年臣子恨厲聞野老淚滂沱

禮科右給事中張公益傳

張益安平人洪武丙子膺薦舉入太學以才能拜郢王府典儀迎父母就養　成祖入承大統吏科都給事中孫璘薦益才行卓越陞刑科給事中益侃侃敢言惟務申冤理枉時有郭禮因視田毆死盜禾軍人事覺有司以殺死軍人律抵罪即與其僚張信曰律有明條罪人拒捕主者格殺之勿論今郭禮田主盜禾者罪人以田主而毆死罪人法當免坐若抵死于律有乖竟爲直其情事聞　上特宥之未幾轉禮科右給事中　上臨朝羣臣奏對多失序益代陳公奏

事明辨稱旨特呼為簪張以示寵渥後刑部都察院凡有所逮罪囚皆令科官引奏蓋自益始永樂己丑扈駕幸北京會胡虜數為邊患　上命監軍深入虜營主將失利益被執虜持刃脅降益不屈曰生為大明臣死為大明鬼非死無以報國虜憐其忠烈竟棄之時仲秋八月二十四日天寒兼雨雪跣足南行數百步隕然而終翰林院侍講謝璉謂益之死忠在朝廷誠孚醜虜天語褒嘉與日月爭光蓋得其死者歟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仁墓表

周洪謨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秉元以傷寒未浹辰而卒得年五十有三士大夫無不悼之者咸曰秉元爲人其純如金其溫如玉其學行一轍其心口一致雖官要地而不爲崖岸斬絶之行以驁轢人又不阿邑以同流合汙取媚當世於乎天何奪此端人君子而不少假之年耶其卒在成化十二年君諱仁字秉元號鳳山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季有官監司於蜀者因家保寧南部曾祖仲瓏元末徙居達縣國初舉爲莊學訓導祖昆領戊午鄉薦未仕卒父憲爲湖廣咸寧宰有惠

政其事親孝又能友其昆弟和以處宗族鄉黨見人之善則忻然如己所有而略不疾妬人犯之則無所校以是君子多其有樂善之心自少篤問學治春秋繼以詩薦秀鄉闈累奇於會試從今太學士眉山萬公遊公器之甚天順甲申始成進士觀政大理詳練律學令 上龍飛之初勑吏部遴選諸進士之趨向者補官六科拜兵科給事中頃之丁內外艱服闋調官吏科以都給事中缺命掌科事尋遷左給事中每歲吏部選官君預其事量才授官無不允當直登聞鼓有赴訴者得報遂發行無或少滯法司會諸大臣

錄囚君在列凡有疑獄必力爭不已代王奏守將徐
都督不法　上命君按其事悉得其情元惡首服餘
宄皆釋朝廷以邊將郡守不可輕授俾廷臣各舉所
知君以指揮劉良知縣馬琛舉之皆稱任立朝幾十
載凡時政缺隳不盡言扶正抑邪無所畏避於乎君
已矣國失良才予故摭輿論以著其善以待後之志
予蜀人物者

工科右給事中葛君嵩墓志銘

正德丁卯春廷臣同日以勑致仕者三十七人工科右給事中吾錫葛君嵩與焉君歸四年庚午瑾既誅有疏起君者又三年癸酉君卒君諱嵩字鍾甫葛其氏支裔其所自號世爲錫人曾祖仲良祖文晟父浩由太學生歷知興國永寧二縣終湖廣按察司經歷以君貴贈文林郎禮科給事中母沈氏贈孺人繼母田氏封太孺人君幼聰慧好學成童從故學諭嵩菴俞先生受尚書爲經義斐然可觀長老見而稱焉君曰某未讀書何敢言文益閉户誦習者三年同進謀

之十九補郡學生提學御史戴婁二先生皆加器重凡七試至成化丙午始領鄉薦又五試禮部登弘治已未進士庚申授行人有事周潘二藩禮成擢禮科給事中　先皇帝在位勵精求言君既就列即感激論事應天尹某不共於職君劾罷之魏國家衆認田於民事久且濫君請專官往覈是歲當閱實邊儲君之薊州諸倉多所釐革還上四事曰謹收納曰禁饋遺曰抑權貴曰清屯種皆切務也未幾命點團營軍士於是貨免與私役者衆伍恒半虛其弊益久而莫敢昌言之者君倡同事以狀聞兵部尚書華容劉公

方面賢正得君奏重爲稱歎三載考最勑贈封父母妻如制未幾遷工科右給事中　上初改元君上法祖任相納諫務學四事是冬南京科道官以言事逮至君㑹同官論救甚力旣而諸大臣進諫科道繼之荄忤謹者以此君旣致仕歸作三宜亭於後圃日手一卷燕坐其中客至則出然惟詩人徵和經生質疑則喜應之或問國事不答問郡邑事不答及廷議起廢巡按御史上君名曰且有超擢有勸行者君曰吾言不利於奸得退爲幸行焉用之雖然命下而辭則無及也乃手爲請老疏緘寓刑部曰卽有命當以是

上未幾病瘧且痞數月而殆是爲癸酉四月距其生正統戊辰年六十有六君性謹飭瞿瞿蹈厲於流俗中多所自忐待人無少長皆厚以用或不荅不校也居父母喪哀而得禮事繼母如母與弟大梁居無間言教其弟之子如子恒舉進士今在刑部有官譽曰謂得君教爲多

禮科右給事中毛公憲墓表　　呂柟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菴常州武進縣人也予官南都嘗拔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欲而親其貌古也怡性完神游乎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者當非虛假矣今年予在北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嘉靖乙未十月二十九日嗚呼吾友古菴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已耶公甫弱冠即彌學不息以三禮遊邑庠正德庚午以亞魁薦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即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

諫官戴銑明方以言得罪公即抗疏申救以為不宜塞諫諍之口時大臣有怙勢干內豎權者則又奏劾剴切而內外咸肅既而引疾以身喻朝政云雖任耳目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瘳病痊除兵科給事中議政中府坐論激直釐正國是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煩乃敷陳古訓疏列遠圖多見采納其使荊湘見民居漂溺死饑瘡痍之狀即具疏馳上嘗道以為公危者公畧不顧忌已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遂疏請祀先儒陳澔有功禮經是時　武宗西狩公

倡率羣寮因請囘鑾兼論建儲衆皆驚懼後錫[illegible]近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耳疾謝歸講求性理之學學者翕然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爲之館穀推時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爲師表進後學公之教以不欺爲主以喜怒爲用以克己爲功以敬義爲存心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著實踐履方是實學則公之在誅議可知矣且公性至孝每念父卒於外輒號慟幾絶其養卞太孺人及喪事皆無違禮又以祿不及養扁堂曰永思終身不御

事味歲時祭祀一遵朱氏家禮他日與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若與人交始生患難不爽素心故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嘗立三近齋予爲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多矣然則公之教人涖官豈徒言語之閒而已哉卒年七十有七

吏科左給事中毛君玉墓志銘　董玘

嗚呼予忍銘用成耶昔家君守雲南時用成年二十餘爲郡諸生從家君受易尋舉于鄉予時尚垂髫也後十有八年而與予同舉進士逮今又二十年用成容貌類昔時數過予縱飲道舊故意氣若少壯者乃不意其止此也悲夫用成姓毛氏諱玉初字國珍後更用成其先世恭順天之良鄉人曾祖諱某國初從征雲南遂留戍今爲雲南人曾祖母皆以節著人稱雙節毛氏父諱倧以用成貴封如其官母谷繼母袁皆孺人用成自爲諸生聲譽即起即舉于鄉數試禮

部弗利雲南去京師萬里道遠且險同舉之士一再
試弗利輒就他選去用成奮曰吾不成進士弗歸矣
羈旅寓京師者十餘年卒成進士其年爲弘治乙丑
會修　孝廟實錄用成被命諏事實於貴州得便道
過省人以爲榮正德戊辰授行人使蜀得再歸焉庚
午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明年以恩例遂封其父母于
時封君壽九十餘矣人尤榮之居封君憂服闋改南
京兵科又居繼母憂今天子紀元嘉靖之歲服闋留
爲吏科用成在諫職既久不數月再遷至左給事中
時六科之長多缺者用成次且復遷會諸曹言事者

伏闕下用成與焉亦被杖七月庚辰也後十九日爲八月丁酉卒距其生天順甲申至是得年六十有一用成既貴歸省及憂居者皆再未嘗以私事病其鄉人所訴　孝廟事實視他省詳而核在南科值時多事用成問獨言其一二大者卒中事會大臣有朋附逆瑾者瑾敗僅落職用成抗疏曰致瑾亂天下者某也請顯戮以謝天下時論韙之羣盜擾山東河南用成請預爲備已而羣盜果由大江覘南都卒不敢犯歲大估計多所裁抑省官錢數十萬御史林有年諫迎佛鳥思藏下獄莫敢救者用成疏至林得薄罰及

晉北科疏凡十一上類皆人所弗及者宸濠之變諸
戚屬連逮尚數百人用成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
釀成宸濠之逆者由左右懷其賂又劾守臣之不能
死事者益未幾而及于罪矣用成性樂易不爲立異
尤篤孝友嘗分俸爲養繼母嚴刻卒得其歡撫諸弟
各處以業裴氏妹早寡迎其姑與歸居以別室婦翁
施無嗣爲置後與朋友久而益親或有憂憤用成徐
數言往往意釋而去所接無少長賢愚必爲傾盡下
至僕隷姁姁如恐傷之故聞其卒也哭之皆哀

吏科給事中毛君行狀

君姓毛諱王字良器其先眞定元氏人代多顯宦譜逸莫能考五代時有爲河南刺史者有諱某以儒學鳴傳若干世至某仕元爲將作院使生君高祖常州路推官府君幾子皆仕國朝長諱某吏部考功郎中次諱某監察御史季諱某邵武府同知生君祖伯時號蘭竹先生生而失明能誦易精潛虛學預談人貴賤壽夭貧富吉凶無不應者被遇 太宗皇帝嘗以袁天綱稱之寵眷優渥賜召之使者旁午久之以老乞骸骨詔以中貴護送還鄉以卒三子長諱某陰陽學正術次諱端湖州安吉知縣次諱某隱居不出正

術府君娶柴氏實生君君生巳長大循遶侍蘭竹翁竹撫之曰振吾宗者其此兒邪及蘭竹赴召正術府君巳出教陰陽為之勑有司毋以他事署遣俾專意於學正術入謝得召見便殿將大用之既而　上賓不果正術亦無意遠仕乃屬君曰爾其繼吾志者君承意研精問學日夕不少懈補邑庠生應正統辛酉鄉薦會試禮部得乙榜辭入太學為諸生時祭酒古廉李先生典教事以作興後進為巳任其碩偉逸倫者尤見獎拔君其一也故一時英俊士慕君之賢交者恐後然君與游天下士學益富知慮益遠矣未幾

以正術憂當辭去古廉慨惜不已親爲正術製墓銘雖亟稱頌毛氏世德而卒以冃大期君君既失其故與游諸名士之在太學者多已登用布列臺閣間君之聲譽益用修大以布衣聞朝著十三年戊辰登進士第充部使者於南京取道省母於常十四年己巳令 上即位復奉詔諭江南六郡歸拜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有所叅駁彈糾務存大體畧虛文言罷諸不便事數十如停起復禁請謁歎濫舉停粥官免征適負寬稅以荒罰養太學生徒皆國體政本之大者 皇上勵精圖治君疏求賢講武之要凡數千言皆

見嘉納然體素羸遇盛寒暑輒病病稍間輒出出不數日而章奏屢上及疾亟猶陳六事事未下而君已告逝矣時景泰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壽止四十有二夫人高氏廣東參政某之女初無子養宗人子某爲嗣方七歲繼得庶子某方五歲二女長許兵部主事吳貫和子某次許士人某子某君爲人資性明敏器度灑然雖好談謔而待人以禮故人皆愛敬之交游半朝野而所親敬者皆稱正人以博愛處鄉里待宗族而所求不遂者或肆怨讟則慨然茹納未嘗以屑於懷事母最孝撫教弱弟尤篤友愛既登第即移俸致

養及拜官遂與至京師凡可以悅親意者必極力營致病已革自度不能起必彊藥食以慰其意弟某就學於外硯席之需不使少有動慮歸必自課其業力獎厲焉爲文章清婉有風韻尤長聲詩其在吏科一時章奏皆出其手不但文辭工緻而人情政體曲盡其妙予於君交誼雅厚知之爲深故錄其槩爲狀以俟立言者采焉謹狀

吏科左給事中鄭一鵬傳　柯維騏

鄭一鵬字九萬號抑齋曾祖興宗祖遷善俱由鄉薦任訓導父麒封給事中一鵬自少岐嶷不狎戲稍長淹貫羣書正德癸酉冠領鄉薦登辛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嘉靖改元世宗念宰相與戴功議封伯爵一鵬上書首相楊廷和勸其力辭竟不受館中卒業授戶科給事中數年轉吏科左給事中嘗奉使楚藩御餽金若干巡視光祿疏陳十四事甚悉既復論撓柄倖目論內豎强索置之法由是寺中宿弊爲清歲省不貲然近倖頗弗便甲申七月科道倡百官伏闕

請正大禮一鵬同廷杖三十雖被挫折志操愈厲極
論席書桂萼張璁方獻夫妄議大禮以搖國是武定
侯郭勛通賄賂皇親張鶴齡占田土亦先後論劾他
如疏重經筵疏罷齋醮疏郤貢獻疏宥諫官疏處邊
儲以安夷情疏設兵備以保鄉國皆關君德切世次
者丁亥歲禮臣狃其黨營路憾一鵬曩言謀欲致螫
會考察京官拾遺畢眅　上旨令科道互相糾劾一
鵬偕諸寮執奏宜言非事體不敢奉詔　世宗預遣
人緝訪得其狀怒甚擢倖從而擠之杖之廷六十罷
爲民骨肉削盡瀕死猶得生還以奉二親爲慰雖困

之頗盡菽水歡友於兄弟皆令有立杜門讀書課諸子學業大書於塾壁曰希聖希賢作天下第一流大物維忠維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益素志也有僞仙卓晚春者託兄蓬頭妄談禍福海内士大夫多爲所惑一鵬替莆陽輿議以闢之晚春號上陽其徒皆教之一鵬謂陽者日也君象也此輩皆以陽爲號無乃張角之餘孽也晚春遂遯從晚春寓浙周少卿文興家淫其鄰婦中風天死益徵其僞云一鵬家居凡二十六年巡按御史保薦者十俱不報年五十九卒隆慶更化言者屢請追恤乃贈光祿少卿

户科左給事中沈公漢墓志銘

公姓沈諱漢字宗海別號水西蘇州吳江人也正德庚辰與予三百人同舉於禮部時武廟南巡未賜廷對明年辛巳四月今 上自興邸入繼大位五月策進士公居二甲第五人天子更化之始思得賢俊布列言路公釋褐即選拜刑科給事中殊選也公既被簡遇奮然曰天下之是非係臺諫是非公則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國家之治理出焉阿徇自容譊譊得失之小而無係於安危之大又或仰啄權勢蔽賢防正是養亂而惠惡也則言何益

哉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曰吾以塞五叢責耳中官嗚
俊王堂自南京召至將復敘用公曰人君初命當慎
刑賞重命令官璫既斥而復進則倖門一啓不可再
塞先塞未遠也竟諭罷之改元詔蠲四方逋稅公疏
曰逋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贓蕩恐猾者生羨心
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籍沒之貲不下數
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受賜多矣　上
皆嘉納下戶部行下之草場芻豆歲鉅萬宦豎乾沒
視爲利藪初詔命科道循覆會有旨已之公曰凡國
家之費月成歲會載在令甲今弊孳蔓衍盈縮莫可

考則弊將何極况渙汗方出而即反豈初政所宜願耶自是中貴頗銜公矣會畱都風雷之異京師地震公援漢五行志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有劉向之風焉至於論正體則言飾衣衛不當典刑獄論官人則言林司寇不當使去佐論先哲則言子游當有專祀於其鄉皂隸千牘鳳鳴鴞擊正名分陳紀綱去邪扶正厥世表俗皆體之大者時論翕然歸重初公之仕也奉母孺人就養燕邸癸未公疏乞奉母還詔許之既而廷臣以言累累獲重譴公嘆曰是尚可有言乎乃復以疾請得賜告家食者三年丙戌至京師遷右

給事中丁亥遷户科左給事中會廷鞫大獄辭連權倖營救甚力理官持法不可奪尋有逮諸理官付詔獄人皆側立公上疏抗論曰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倖忌公㗖當路害之公坐是罷拂衣歸吳中結屋傍幽勝處彈棋賦詩放浪山水間賓客至則欣抃鼓掌咲飲移日凡二十年忘其身之為謫棄也丁未卒於其家

户科左給事中楊弘山先生士雲墓表

李元陽

點蒼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淮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旣爲誌於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鏗聲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得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相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麈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

非故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歿殯前三日陽夢先生來爲别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與懷疇昔鏤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况重以準之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弘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上春官乃游大學同舍生曾確齋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言下乎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慎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輟意進取亦既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强之先生知不可以口舌爭勉强應試雖屢潑場屋終

不變其學以徇時好正德丁丑登進士以文望改翰林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己卯冬授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疋馬逡巡而過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苫塊飦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畳隘貴官閔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

風雨燥濕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戚容嘉靖己丑太
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
復甦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遙望松楸朔不闇夕閉
戶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
之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
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
嘖嘖歎賞謂當時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
論薦章疏交出幾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
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
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

事中先生見俗尙廻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閽人非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况司業乎乃擬改尙寶卿先生亟辭于天官曰尙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京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既得歸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籍弗去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巡撫都

御史應公論薦相繼皆論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方之鉅儒不宜老于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將浼焉居鄉與物無忤人有盜其弟室豚豝者弟偵知先生輒止之曰豚豝細物惡可以盜名加人也有監司饋金使武吏致之竟爲武吏懐去亦不復問其敦行古道類如此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羨布餘粟僅力耕以食視世之盱睢以取容龍斷以足欲其賢不肖何如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弘山先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證胡傳之

誤又訂尚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稾所著有果水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啓誌律吕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三子說苑太乙皆有詠詩可證其門人方彙次未行

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錢公薇墓表

蔣信

公諱薇字懋垣別號海石浙之海鹽人其先本姓何氏洪武間祖貴四綸戍貴州遺仲子裕托育於錢因姓焉鄉人稱兩涯翁封禮科給事中曰珍者其先公也稱東圩翁爲臨江府知府曰琦者其叔父也以東圩翁貴贈南京刑部郎中曰逵者其先大父也公生二十四爲嘉靖乙酉領鄉薦辛卯遊南大學訪予於京城僦居之館予得識荊焉雨坐定即詰予論聖學領要不泛及他事予因知公志之有在心竊慕之象

明年壬辰同舉禮部遂因予籤日奉贄謁甘泉湛先生師事之先生傾之爲極論孟氏程氏傳心微旨旋有契已公以三甲授官行人予備員部署海內人才方彈冠之始急聲譽者喜奔訪務標榜者競虛談公獨擇同志十餘輩相期爲闇然之學偵予暇即過討論每晝夜分乃去予嘗試扣所與舉某曰渠確不可拔畏友也舉某曰渠腳根殆未定也已而皆不爽公之篤於道術審於取友有如此歲甲午奉命使楚藩抗論正[illegible][illegible]坐之禮然後行事王極重焉爲文追送於數百里之外迨還爲禮科給事中慨然以論列爲

巳任吏部侍郎霍公韜禮部尚書夏公言各有所恃相訐奏未巳臺諫畏其勢莫有言者公上疏論其傷大臣之體請詔責令省悔　上手批嘉奬繼論內閣李序菴尚書溢托齋論夏桂洲論蔣皇親又論司禮內臣論巡幸論三邊戎機論言官不當迴避以至名器廟享屯田災異皆歷歷言之推恩制詞謂公經畧邊防論列治體殫深思遠斯予直諒多聞之臣殆實語也歲丁酉奉勑差往湖廣廣西查盤同時承差科道類大作聲勢凌轢外官事委胥吏徒滋孔穴公獨秉法守禮坦然從事故牘如麻手自校勘終日不倦

除阻辟遠衛邑上官素不敢至者必一至焉至則訪
宿蠹正奸邪良有司必開誠獎諭聞者感動若夫贊
巡撫東橋顧公除靖州一衛愁惡之蠹兒正邊方數
十年大壞之綱紀則全楚至今稱之也戊戌陞本科
右給事中論翊國公七事又論災異及五臣最後以
官僚非人上疏極論忤旨得罷為民怡然買舟歸時
兩涯公與配鄭孺人俱垂白在堂東圩翁亦鶴髮種
種公待之備極祇勤愛日弗遑退即展玩書史集鄉
晚進論舉業德業合之一學基期與泉石為終身盟
矣故歸田若干年未嘗一至城郭謁顯者惟事關民

隱則托稽頡白之當路不爲嫌避藩臬郡邑賢大夫有因華就問則爲剖析利害必盡癸丑倭寇起計禍必先及海鹽以書請於巡撫思質王公集兵爲備後將盧指揮李領兵將發親爲具餱糧餽之以激士卒及敗績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收陣亡尸千三百盡掩之嘉靖甲寅八月以疾卒

又傳　戚元佐

錢公薇者海鹽之望錢裔也字懋垣少好文章爲古文詞及舉進士上嶺南湛若水先生講學於京師則從湛先生講鄒晉之學於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賢豪

人堅守師說公獨窺羲皇祕妙該心體動靜與律呂氣數直破去經傳還求自得半出儒先未道者同僚莫不望風下即湛先生固以公爲畏也始道學倡聖人心翕附其後有自望之徒空談無事實托號良知自掩寡陋迨其末也藉以廣交延譽媒顯獵仕進者十指而九於是羣聚而譁之縱賢者不能無呰呰嗟嗟謂彼奪朱紫而亂其是所挾者僞也公潛心理學皆欲驗之於行求得其實故曰進修不詭於道身之實也公爲行人使楚藩盡卻其餽名已籍籍公卿間及爲給事中多所建白或論効時事悉剴切觸忌

誤不顧章數十奏遂名徹　主上主上急有任使敕
畀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應以西
錢樹公案籍精密即窮山僻壤地使所不至者皆躬
就閱之靖州千戶弗率約束則簡其尤者四人寘
之法而楚中稱仁明矣公在諫垣四年論諫大臣貴
戚內侍及　郊廟兵戈道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翊國
公郭勛攬權樹黨始基禍孽其諫幸也旋報奪俸繼
而指摘宮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主德闕誤所致
竟忤旨方疏之初入也公謂其僕曰　上方事玄祈
祐所忌者災眚我疏上不旦暮死即竄即以數金付

汝先即買棺以殮耳至命下得免寃辨察且放歸
歸而與士子開關論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
甲寅之際倭奴橫熾公嘗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
以預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利害者則昌言之
里中多賴庇其澤云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
甚衆竟不起卒年五十三 穆宗皇帝嗣立銳意求
人謂輔臣曰 先帝時舊臣而賢者誰乎諸言國事
而逐者宜僇崇之於是下詔起廢而公以歿故贈中
順大夫太常少卿云所著有承啟堂稿國朝名臣事
實滿邊策河套議海防界諸說
藏於家子奕聯北畿鄉試貢士

工科左給事中定齋周公祚墓志銘　李默

左諫山陰定齋周君諱祚天保甫卒于家計至友人李默會哭於其弟中丞公程邸菊嗟乎君爲諫官不顯卒痼廢以死而君尤好鑄古文詞賴有聞于世余讀其遺文益悲君少銳才雄頗易舉子業不爲爲郎不諧時好嘆曰知于文者其翰林乎隨例入太學就試順天石潭汪公果奇之擢書經第一人試南宮編修林方齋又奇之遂舉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稗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爲言者所劾　天子置不問是時紀元

新政士爭濯磨自効君以是名在公卿間時大學士空同方栖名舉君貽書推薦贊以雜文空同報之曰嵇山之陰大澗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人者閒子爲行哉獨哉勇哉補東阿令邑號罷劇縮贏苴鋤民蠹有息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恩東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大悅徵拜兵科給事中會中丞亦以才選爲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饑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屯弊愼祀典餙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要救時應詔一疏頗歸重災

本　上爲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選工科
左給事中虜闌逸陽大康堡殺傷頗衆朝廷慮有蔽
匿特命君按之具得質狀釐別功罪以聞且測其事
出叵測悉傳與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　上
悉嘉納之還至三河蒙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君却
之手足攣瘓醫不時愈疾免歸步持稍艱聽明不廢
自詭無復立効明時猶得以醫藥餘間著書綴詞求
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聞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往往
發之觀其文酷慕兩京質疎造節去雕去腐而醇釀
自足時復爲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宛

蹙復似少陵而現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敵不得瀉風瀰木怒號撇旋漂擊已而噫氣冷然故讀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君善舉物撫卑幼盡誠不以色笑加人宗服其和家食二十年非慶弔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人欽其介先大夫遺命作義塾君未卒哭即築室捐田俎豆粗備里私其孝君娶章氏封孺人先六年卒生子沛太學生側室王氏生子滿漈實一乳克修章孺人之教而沛又能文章以世其美士嘉其胤夠默偕君廣少華同舉辛巳三人相從甚歡而君還予蜀至項宮澍中嘗叩其處爲之信宿信使吳懂最後似樓許翰循洮竟成永訣悲夫

徐魯菴先生師曾墓表

王世懋

嗚呼此魯菴徐先生之墓先生嘗讀書中秘爲諫議大夫不稱稱魯菴先生尚德也按狀先生姓徐氏名師曾字伯魯顧其菴爲別號云徐氏其先嬴姓偃王之後散處太末至勝國時有諱潛者以龍慶州守始來家吳江數傳至文亮生逵逵生綱綱生養恬公勖出後其從父縉實爲先生之父元配王孺人子弗育其貳姿孺人實生先生先生生有異質弱不好弄十歲既外傅即匡坐讀書終月嶷然授以易義輒通太畧十二能詩歌屬古文詞十四試有司不得志自是

數細而名益起吳中子弟執束脩紛來受學而先生亦抗顏爲人師嘉靖庚子先生年二十四矣郡守馬公以儒士首選上御史試復被放人皆惜之先生不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誦習嘗程書自課屹屹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外旁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陽曆律醫卜緯篆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以論經生即世稱鉅儒弗過矣戊辛丑始遇令喩公督學使者揚公兩公皆名能得士於是先生試輒被賞遂冠邑諸生而諸生亦以敢雁行者所遇監司直指無弗人人稱知已矣丙午領鄉薦丁未上春官連捷念亦

尊人年高而生母在淺土遂稱疾不對制歸　而葬
凌孺人之葬已養恬公召先生而諭之曰兒幸第春
官一命行及如廢前代之典章弗考情於國家之令
甲以稽胡以酬　上恩夫精義者致用利用者安身
兒其勉之先生奉父命乃益專志於學以何養恬公
卒先生自傷不以祿養哀毀幾不勝終喪事以踰年
癸丑成進士選爲庶吉士閱二載試恒居優解館時
顧不得授史職出爲兵科給事中先生無幾微恨色
夙夜奉職而已明年嫡母殁京邸護喪歸服闋赴部
補吏科先生在兩垣先後長官丘梁二公雅知先生

諳悉時務凡天議多從商榷即公疏多出先生手而先生亦自有建白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命册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嵩用事陰齮齕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先生歎曰吾奉先人遺體不忍即狼藉闕下柰何效寒蟬積月奉嘿嘿坐致金紫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先生曰吾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往歸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爲請隆慶辛未再疏始奉俞旨致仕然

天下益想聞其風今　上初用兩臺使者薦覔起爲
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先生謂然曰臣在　先朝
以不能建明故竊附尚任之義以止令羣龍滿朝臣
老且病何能復裨聖明萬一復抗疏辭　上諒其誠
許之於是海内愈益高先生之行御史郭君論薦甚
力行且復召先生託所知言之銓部乃已先生旣無
意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者
望宗鄉邦方倚爲蓍蔡而先生遽捐館舍年歷六十
有四云遠近哀聃遠同太丘鄉先生没而社祭先生
當之矣生平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

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綮緝修註有文體明辯詠物詩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又以字學不明欲緝全編以贊同文之治尤邃醫術論著業已數十篇此皆有志未成者也燕居獾笑咸有矩矱性雖醇謹儼僂自將至取予大節毛髮不可苟堵宮蕭然有以自樂終不爲人屈闇也吳俗好言冥福先生之葬元配併自營壙誌其二子曰吾生平不敢遂過嘗有凛凛庶幾之心卽冥報當不吾譴小子志之毋狥俗好爲也余惟國家以科甲羅士士繇此進者爲

願出所長自快然中原之人惠好生耳大江以南官多六百石自免者談者謂江南人多田園子女之奉以故輕去其官云若先生當盛年美官一旦棄去徧歷窮年此亦詎有所染好耶嘗其請告時天下未能盡窺其指見以爲明哲保身而已載更兩朝途險者已就夷居靜者且思動而先生卒堅臥不起然後有以見隱君子之眞也昔蔡中郎爲人作墓碑獨云於郭有道無愧色余非中郎其人無足爲先生重者然先生亦詎減郭有道哉

户科右給事中沈君鳳翔墓志銘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托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邑邑以死嗚呼痛可言哉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者國初從征陳友諒大戰鄱湖死之　高皇帝爲立廟康山錄其子庸爲旗手衛百户沈世爲衛人自此始庸生彬彬生理理生紋並隱德不耀紋生九思君父也以君貴贈右給事中是爲贈公配李繼廖贈封俱太孺人君廖出也贈公登嘉靖癸卯賢書再試南宫不售殁於旅

君甫四齡嘗大父葬齒廖以一婁持家秉饑二十四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如綫之脉在爾矣君即知感泣稍長就塾穎異工屬文濺者器之已而大父又殁君瘉學益力庚午補諸生試高等督學諸公廉其行撤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已丙子舉鄉試壬辰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即以母廖撫孤事聞於朝詔旌其閭癸巳除蕭山令蕭儀邑也而衝君至即自勵爲精勤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而捬循之當受賦令自投之匱解者取以轉輸君不一盼也一切奇羨供億悉埽去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伍佰持梃惴惴立至日旲

不得一偷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嚮方居
恒慕劉寵江革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
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
者九萬餘隄一决則滷潮入而稻田無弗腐者且嫁
賦他腴田君歎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
乎乃創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隄成民可力
耕而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爲
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削令豪猾者無所騁而會
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偵捕之盡徙他郡史胥姦
宄逆附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股栗先後五載

邑縉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
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臺使者上君治阜異先後幾
疏
上以璽書徵之己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
戀戀不能去太孺人謂曰我徒飯若無念我且天子
以名予若而不以實報吾負天子之寵而不能教子
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別抵京以上考擬授
省秩待命闕下亡何太孺人訃至君痛不及視含絕
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責而辦
甲辰公除補戶科給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覃恩得
贈父母如其官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御者屬要人

御廣毀昂其直君叱曰　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為蔭
輩實谿壑乎竟置不答首上疏言上下佘昂起於疑
疑情不撤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
高淮者失　上意訛言虜闌入自搦千總射殺之以
聳動　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祖制也何物
宵人而以狡制于寵為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璫
為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
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賂人而置毒焉事覺御史
以聞永懼駕禍咸陽令滿朝薦者誣其縱切供御物
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而永罪可誅雖未

報可而爲寃得白卒從末減君力也他有任輔相論
大條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捂擊貴要指陳欺罔不下
數十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
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宜客死薊門親爲調摇殯
牌而歸之鄉丁未奉命冊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
康展祖廟托有司新之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
能徙倚歷數月而卒先是除夜襄府復遣使遺之金
君伏枕謝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
吾志嗚呼士之節義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于當
局撿括于項時者未必矢志於益稻如君所爲貫窮

遷歷死生而嬌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余方爲失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于余可悲已君生嘉靖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戊申正月十一日年六十

給事中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彥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改物後占籍南海時孫蕡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蕡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着孫不如王會何真開署求士與蕡首被禮聘真敬二人者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有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蕡往說之得其歡心質遂通好然質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

張智歸言于眞使招致之由此士凡以一藝名者眞皆館穀之洪武六年用部使者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恒稱　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　上爲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淸新富贍如宿構者有臣騎黃馬嘗赤心之句　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　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爲名世之作其爲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樂樞要居官二載卽乞骸骨　上憐其誠特兪所請陛辭日賜鈔五十千以爲道路費士林羨之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益十人而九佐

以恭慎得歸故嘗時以爲難云佐天性孝弟父沒時
有廖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
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已
貲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集多散逸評者比之
高適岑參

給事中韓公永傳

韓公名永陜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爲兵科給事中永豐軀幹美須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嘉之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永對曰吾王蠋耳奚以官爲不屈死之時同約死義者三十五人惟黄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户科給事中陳繼之傳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户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繼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壬午六月 文皇即位召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黄氏年垂七十發甘肅編伍男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何宗女給指揮袁江爲奴

工科給事中周公順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順字子英河南祥符人年九齡見郡守嘉其異慧舉充郡庠生記誦諸生莫及年長倍者讓其前列以明經中永樂乙酉鄉試前輩科場之文舉其題輒能暗誦而不專舉業尤工於詩下筆新麗溢目字畫端楷前尚書李公時參政河南尤加器重迨李公總裁纂修事自太學選入史館日引共議贊益弘多有言輒從少師姚公嘗稱爲館中賢人君子胄監友因其推舉見知當時相次擢用而子英以館中選留終始四年始授工科給事中嘗偕御史按治江浙僅半

戢廉能之聲翕然不自務歸未始道其政績在朝著
敷奏詳明語音高朗同列更番奏事毎代之言曰引
鼓狀一覽知其情僞枉直皆語同列曰下情上達在
一言輕重委曲與詭猶或不能盡其辭其存心誠豈
弟者也公在工科以事連逮而非其罪或勸其辨雪
可免曰久理科事獨免人謂我何已而罰役以有推
舉多嘗宥復敘用亦不以干人其臨事不苟免坦夷
不見戚容益自信之篤有學有守者也永樂戊戌之
夏病卒於北京年四十有七

兵科給事中高公舉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舉字雲翰祥符人性高潔少游開封郡庠治尚書有名其父嘗因邊患選爲勇士戍於行伍一僕代之僕因出不遜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即棄學躬甲胄以往會事寧復學人皆壯之永樂九年辛卯舉鄉薦戊戌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橐蕭然借廬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其廬至里門即止辟道及門肅禮而入或值其飯蔬食菜羹留于對食于欣

然飽之坐談移晷乃去其見重名流如此嘗遇大雨庭屋水盈尺許公率妻子濬溝渠妻偶出怨言謂其仕不益家投鍤於地誤傷公足即斥之終身不面郡太守西蜀黃公璿爲買鄰屋居之俾諸子侍養以老公年及九十乃卒今城東白塔原有高給事墓父老猶能道其行惜其子孫微弱無能存其碑志者其立朝行已之詳茲不可考矣

給事中李君蕃墓志銘

楊溥

洪熙紀元之初詔廣言路以天下之善而漢中府學訓導李君蕃上端本十六策朝廷嘉納之驛召至京授行在兵科給事中九載考績稱旨將陞秩而君以疾卒于官聞者咸惜之君字秀實唐涼國公懿之後其世祖自洮州臨潭徙于荊五世祖細元季徙蜀之富順祖允中復徙內江父季賓以鄉貢任訓導陞教諭歷七邑所至能教人君生長宦所自幼警敏異常兒既長力究舉經中鄉試中副榜遂領教職以上疏論事陞行在兵科給事中其爲教官以師道自勉

爲給事中克舉其職命視關外城壘還陳備邊策淸
理鹽政於河南人稱公平還獻安養軍民十餘事所
至釆軍民利病以聞每二親不就養請分俸給之朝
廷宴賜或有嘉味美醞絲幣謹封識奉其親及得推
恩於父母乃請告歸省賜楮幣爲道里費其處內外
親姻皆有恩意姑二人早寡君迎養于家其子咸庠
成立朋友鄉鄰以善與卹困窮化橫逆皆樹稱道家
食時買夷僕一人蓋嘗盜其酋長馬者及事覺酋長
求僕殺之以三人易僕君竟不與素甘澹薄言不及
產業撰家範一編教戒子孫所著詩
文有聽脩集藏於家壽止三十七卒

兵科給事中胡端楨墓志銘　　楊士奇

數年來吾郡吉水舉進士者胡端楨王欽正皆溫厚謹靜言動循禮余心重之皆期遠且大也　上屢勑廷臣舉賢才余未嘗不意在兩人屬例不應而止未幾兩人者皆以病卒余悲悼久之益悲夫賢者之難得而易喪也欽正卒於北京其喪之歸也予爲之志墓端楨以病歸卒於途故未及也今年其學者賁溪丘熈齎具禮幣以英山教諭徐鼐所具事狀求余著葬銘按狀胡邑東故家蓋宋剛簡公夢昱之後曾祖抃祖義賢父希亮始徙邑仁壽鄉之南華毋金塘里

王氏端楨諱祥以字行天資淳實自少喜學問登宣德五年進士第既第而歸從學者日衆有千數百里負笈至者八年被召至偕至者六十餘人　上親命題令試之文淵閣下拔其尤得七人端楨與焉改翰林庶吉士明年擢户科給事中無幾得疾歷數醫弗效已而小瘥請於朝乞歸治從之歸過南京疾復作竟卒池州西梁山下其妻之弟羅昭間以其櫬歸其家葬之黄桐坑之原端楨爲人學廣識明言簡志正舉錯當義不苟止隨内篤孝弟之行外崇友朋之信和厚平直博愛有容葢以施無往不可惜乎其遂止

於斯也年三十有八平生所爲詩文藏於家娶羅氏惟女子三人長許嫁王某次尚幼身後之祀尤可嘆也若熙岳之惓惓圖不泯其師亦足以敦薄夫而表端楨之明於取友也已

户科給事中丘君嵩墓志銘　劉儼

正統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給事中丘君以疾卒于北京年三十三君諱嵩字嵩高別號養心世家盱之南隅少穎敏絕人所居近學宮聞諸生講誦歸謂父母曰兒悅之異日必往游焉自是讀書不輟遇朔望行謁廟禮必整肅往觀一日郡守吳某見而奇之問所讀書應答無滯曰是子非凡器乃以補邑庠生從監察御史聶某學春秋數年盡傳筆削之旨時在邑庠者多好奕君獨曰廢時損志莫此爲甚雖强之不可宣德乙卯試于鄉不偶是年冬以父憂歸守制未

禫而母孺人卒君痛二親相繼淪歿哀毀不堪葬祭
皆如禮家素裕是後稍窘乏而附郭田多負租者君
亦置之不較士大夫聞之曰嵩高於艱難中能寛厚
如此此其志不在小歲辛酉服除入學秋中鄉闈魁
春秋經明年第進士觀政天官嘗奉詔使陝蜀慶王
見之曰材進士也贈以詩時人榮之三年拜戶科給
事中以清勤爲同輩所推重有服則推其所得以敎
都人之子弟人爭慕師之曾祖心照祖用昭父永鎰
皆不仕而以德善稱

刑科給事中鮑君輝墓表

姚夔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英宗皇帝震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啟行百職扈從而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於上遂命督右掖軍紀戰功師還之土木遇賊陷沒迄今二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寧府壽寧縣知縣謁予請曰先人沒于王事鳳與母嘗奉衣冠葬于先塋之次宰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先人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敢以爲請予哀鳳之言而閔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

乃爲表曰公諱樵字淑大溫之平陽人宋元豐右諫
議純之孫曾大父景大父德善皆不仕父起以君貴
贈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
人父知其異遣游邑庠登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
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爲人外和内剛遇事敢言
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己未夏京師水浸
淫爲患君言疏導之方患遂息又言有司抑配商鹽
斂怨于上州縣官考滿貪緣保留爲奸宜禁緝之又
曰朝覲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一二爲勸
上皆雅納焉延綏列校訐奏叅贊都御史不法君往

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其罪陝西山東直隸保定諸郡民饑流徙君請分命大臣亟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君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又謂瓦剌使臣入貢勿令得易鬻釜鞍轡以歸資其利皆見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咏性介特擇人以交交必以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先公行道道莫先於得言言莫急於濟時時苟有濟則言用道行生不徒生死不徒死鮮君蓋庶幾乎惜者惜公之才不及大用

以死是不知君者也

兵科給事中劉君禔墓表　　鄒守益

嗚呼此吾友石峯劉君持美之墓劉系出長沙定王安成在漢隸長沙國王子思侯分圭茅以爲湯沐邑傳序嬋嫣入國朝學士忠愍公以義槩興族望敗敗有聞君諱禔字持美幼雋爽習見其世偘偘自將志不落先植父南山翁散朗負奇節有知人之鑑每異視君館粲名師儒及羣從穎敝者日夜相淬礪弘治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未第進士試政天官郵時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嚣嚣無奠居冢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

歷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益获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闕員遂奏補兵科給月以才幹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詔按獄嶺南初獄起時相賊殺百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乞簡風力近臣覆覈之衆率蹙蹜而持美毅然不自避或危之曰吾奉天子命以櫛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紛紛者誰能恤之竟讞其實以聞癸酉馳傳歸爲南山翁壽疾遂作呻吟中猶咄咄道公家事竟至不起得年甫四十有三持美貌充而氣宏喜談論臧否人物揆事變成毀卒粲然傾其生人交際溥而有甄別

與尚已處握手出肺肝至不可意者或面折之剌剌不自休居恆專南山翁及母氏周旋無違志壬申之春其歸侍易齋大夫疾侍美午夜過別從容言曰吾家世忠孝父兄有耳言且嘗受教于大夫矣吾以言爲責不能隨波全軀以速官謗顧念二親老終鮮兄弟稚子弘敘弘政輩無以養旦夕請於大人吾亦欲歸耳萘詒報聞而有嶺南之行辛齋志以沒吾少讀太史公伯夷傳未嘗不三復疑之以爲天人之際惠迪從逆顏熙闇不可詰以待美之志且材業得居耳目發地萘有顯道焉而竟奪之年孰謂之天可諶耶

雖然世之喔咿突梯連組交綬觴觴而蒙詬厲者其於天壽將且誰屬也約其年而侈其名不羸其躬以昌其後昆天之報施善人其果終誣乎

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王公科傳

郭朴

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藍城狹隘民太半居城外科為拓築貳倍於舊城中苦無水乃導西山水入城以便汲更新縣治及公署學宮二呂先生祠其木石諸材咸取之所毀淫祠及菴寺者僧少壯者悉以境內尼配之督令還俗藍俗婚禮論財女有踰三十未嫁者咸令省禮成婚舊俗大變及科被徵所生男女幾百餘攜抱於秦嶺拜送感飯僧之夢諭城門守者遇遊僧令詣縣居數日果

有十餘僧至守者收之科隔別審究一人泣下曰我婦人也爲羣僧所掠受汚久矣幸公脫我乃置羣僧重典而還婦人於里由是邑中有神明稱近境土賊馬隆輩三百餘徒謀攻藍田科設方畧防守及擒捉隘口且請兵勒捕所給械甲急運至商南三百餘里賊知有備不敢入境以賢徵授工科給事中後五十餘年藍田士民色思功德建祠祀之在諫垣駁宗藩修府役夫之議劾內監工匠冒賞之濫上愛惜人才六事又上利民生八事咸蒙采納疏論兵部尚書金獻民西征無功欺罔三罪及固原總兵趙文縱虜殺

掠寧夏總兵种勛玩寇失事風節凛凛士論壯之時
武定侯郭勛新被寵掌團營科奏命點閘劾勛賣放
軍役大獄初起劾勛交通反賊李福達明受賄賂贖
學妖法諸罪會執政者右勛下科部獄削籍爲民居
鄉疏食布衣耕田治圃每勸鄉人爲善勿佞佛酗酒
俗漸以化以疾卒隆慶初　世宗遺詔追錄言官惡
諫者贈科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中張公原傳　　郡志

張原字士元別號佩蘭後號玉坡幼有異質眉目秀朗言動一於古人自成童聲譽籍籍弘治乙卯鄉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郎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正歛愼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王新添學者聞原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充然有得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爲之丕變先後中鄉試者二十餘人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原感知遇益以諫

詩為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逾年所上凡四十餘章言皆剴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竟以諫死闕下原年十八九時通詩賦善楷行草書入能妙品皆紀事得史體可觀長益博學工文筆輒數千餘言揮毫若風檣陣馬不可止者故在諫垣凡論奏衆方擬議搆思其疏已上而報下矣其敏如此使天假之年事業豈可量耶卒年五十一所著有黃花集蜀鳴稿石渠先生言行錄玉坡奏議若干卷

禮科給事中劉公㝡墓志銘　陳九川

公諱最字振廷五世祖永立自建昌徙崇仁之楓橋世爲崇仁人累善弗顯王考璲由太學生爲湖州通判嘗麾賂投之金民服其廉平逋負盡輸前吏得脫羈去考諱崇爲邵武訓導遷棗陽教諭剛明而樂施妣楊氏生四子長即公幼穎敏有大志嘗道獲遺金默坐以俟卒得遺者還之長好讀書博覽而約取然豪宕不羈恥循拘儒軌躅顧尊慕孟氏號孟齋以示志正德丁丑舉進士授慈利知縣縣介萬山與苗夷雜處又值採木之役命使冠蓋相望公理畫曲當事

渠而民忘其勞嘉靖初徵拜禮科給事中時執政欲
以定策功要封爵議下公抗論其叨天之功遂癈然
心銜之會宦官有以齋醮怙寵者張甚公劾其罔上
靡內帑財乃黜判廣德州不已復訐公道假舟夫逮
繫詔獄適戍邵武公行且慰曰茲吾童遊拾遺地也
幼志未竟天豈以是成我邪益安之言者屢薦不報
及得解戍致仕亦惟角巾青袍屛迹城府生平有氣
魄見不猶故常偉論英發四座盡傾既扼抑不獲用
性故嗜酒益托以自放親友醴之輒携大觥以隨酣
則詠浪號跳傲睨一世居常或經月不櫛容輿圃亭

澆花命酌意豁如也性雖剛厲孝友天成二弟皆登甲第一山東叅議一福建僉事時序宴集怡怡如也然每以盛滿戒諸弟而斂戢以先之隣里貧而有喪者則給之衣木鄉黨稱其惠嘉靖戊申十一月公卒且革以詩別諸弟子達生死人爭傳之屍[illegible][illegible]殺家人環泣有顧天呼屈者公瞬目曰吾數盡自往耳孰殺我邪遂瞑目而化嗚呼公之豪曠於是乎成章矣

給事中宗鎧傳

黄佐

宗鎧字子修生而聰慧少有大志與叔僑同登嘉靖癸未進士知貴溪縣執父喪號絕復蘇五日水漿乃入於口終喪乃以母言起補任將樂以才堪治劇乃更建陽政務大體開誠心剔奸蠹約濫費去民賊首修廟學建橋梁毀淫祠置贍田以資貧士復考亭後以主祀事俗多淹女禁止之活者幾千人遇荒饑賑濟先發後聞寧以身受罰被召爲給事中時吏書汪鋐奸佞憸邪乃上疏極論其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貫四凶行兼正卯聖明嘉納矣鋐肆飾辯言者繼以

激怒遂下詔獄受杖八十賦詩自誓詩曰大奸在位
毒流縉紳爰及三年憤積人神乃披忠悃乃籲帝宸
惟帝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譊揑構誣繩惟帝赫然
遲彼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
大奸既去追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乂寧五日而死

兵科給事中劉君琦墓志銘

呂柟

君諱琦字廷珍别號北郭陝西延安府洛川縣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乙酉擢兵科給事中時值　聖上新政即陳六事且嘉納焉嘗被旨差放冬衣布花因極言侵漁十一弊且曰請衛衛支放雖經寒暑遇風雨亦不廢僚長嘗推其勤勵不可及錦衣衛多權右乃愈振風采有玩慢者即疏治其罪騰驤衛所統力士又率內豎厮養人也慣以私債日盈官銀以取利君陰識之兼廉得其情數十輩俱罪之是年冬當述職期多有假稱緝紡嚇詐人財

者君上封事請旨下金吾捕治併上親賢遠佞疏他如峻宮墻之禁嚴宿衛之鋪一劾而中官遠罪者四十人皆人所不敢言者一時京邑爲之肅然嘗存恤軍士嚴督五城及諸衛司勿得匿情其假充軍妻者皆察治之衛司謂給事眞神目也未幾奉命淸軍條舉三十事切中時弊咸下司馬擬行凡比試襲陞同事諸大臣中官多請囑以從寬貸君竟劾治之雖事干勛戚重臣亦不顧也是時京師大饑乞丐刼奪莫之能禁君疏請行分飯開倉之政饑民存活殆億萬計盜賊横行尋以屏息是時諫臺多以罪遣君又疏愛

惜人才有少過者得赦不深咎其點覷草場馬匹多
應德權貴者私耗之也奏劾既舉馬至秋即繁碩矣
河南閑司都司相通爲奸以庶易嫡君發其罪俱罷
官若乃衛卒病發誤入宮門君又極力請救以從輕
典其旦夕承粥不敢專於厰也妖人有犯繫晉獄嘗
事者惕於權勢莫任其咎君抗疏陳其顛末　上命
山西鞫訊得旨依擬發落然妖人者又爲權貴所庇
君遂發其隱過急切乃自是謫戍遼東瀋陽衛矣厯
後　聖上猶諒給事之心曰劉琦者是嘗進讜言者
也乃因東宮之建大赦天下得還原籍抵家五年疾

作而卒然則君亦不可謂不遇也君于觀政時嘗屬年例銀之雲中毫髮必記於官後又解銀陝西請大司徒原對印封至則稱對差謬及開原封方伯慚謝其爲行人也差葬保安王府即檄教授令舉會典定禮及古制數十條諸宗室遵之事竣絲幣諸物一線不取人於君進身之始已瞰其後日之忠直也少從父聞易州經衞即好誦書史不同羣兒嬉戲又知奉甘旨於父母而自甘粗糲尋易州遺君就學殷先生後謂易州曰賢郎初試愈出愈奇吾不能爲君師矣明年還家邑尹嚴君面試月給石米特加禮重時東

川王公守延安考績縣學文在首選其後鄉有術巫有與昇神曰金龍太子道路祈福君毀其輿執巫者詣縣尹田侯田甚重之尋李妖扇惑鄉人君又上書田侯云履霜堅冰當防其漸田厭其繁稍不聽用後田妻子皆過害邑有孤貧馮姓者君撫畜之病卒于官邸寄柩僧舍及戍還仍攜櫬歸葬於里凡鄉有貧死者必䘏窮之計給棺者四十餘家是知君童孺書生時以及患難顯微之際皆不忘忠孝仁義之道如此也始祖諱昇先元末避兵洛川因家焉嘗以賢良徵仕爲河南按察副使至其祖諱姜生易州公配舊

人厤氏感異夢寃生君焉則君之所源流可不謂遠

且厚哉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粲墓表　黃佐

給事中陸公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邇賢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琂祖諱溱以別子貴贈工部主事考諱應賓世傳儒業旁通軒岐爲醫學正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絕人六歲日誦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燦燦與季氏采皆太學生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嵗

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浦學益進布素謹敕出入鄉
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澤王文恪公鏊見所作嘆
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
秋舉鄉薦第四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
瑤將置首選忌者計沮遂列名三甲尋被選入翰林
爲庶吉士連七試居首少師石淙楊公一清稱爲通
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已丁亥冬詔簡五人充史
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輿情駭異故
事所以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謁新貴
人銜之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邊警即上疏請修

寧夏邊墻以遏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皆生於
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
大誥首言君臣同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
退御便殿接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
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為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慎簡天下博聞有
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
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不獨進
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致藏卓異
有成效者曁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

當慎簡不宜以廟就遠方尚圖利祿者尤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調遠省者亦宜調停令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皆采納戊子春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上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為之奪氣其秋始用朝官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朝適有張福弑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鞫熊都御史汝諒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逮囚

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据理與爭執
熙誠恐法吏以泱爲戒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
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寳達平
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桂用事公夜草疏論
之有鬼嘯于庭公笑謂曰死即死爾吾義不可已也
言旣嘯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旨璁以
原職萼落散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
黜百寮震悚都下讙稱奇男子梓其疏紙爲涌貴岳
司副倫王給事準繼有章　上内批曰陸粲等何不

早言俱下詔獄既而霍詹事韜上疏詆公辨萼與已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與腹心門生喉公爲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璁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公謫丞貴州都鎮驛與倫準偕出都城有獻三生行美之者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業與之講授有擬科第者壬辰稍遷知江西永新縣縣素囂訟蕃盜號難治公損益保伍法隨户稽口召諸藏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刼江湖莫敢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

而購以重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姜二劇盜猝起郡邑間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鐸擄欲殺人曁畯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道路稱快有張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公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鋤暴植弱此類也乃養家禮以敎愚氓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華去私供堂餼明清法律修廣庠序賑給師儒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户不閉澆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嘗欲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

堂曰夢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錄也撫臺高都憲公韶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既歸養志惟謹祭先惟敬事寡姊撫孤甥皆極恩禮復特祠外王舅胡少叅琮於居第之西報其育已也又畵王文恪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而敬事之報其知已也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托孤皆撫之成人徐文學元祿亦賴以成名且又造就其子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下事又曰忠孝少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優游林壑

十有八年尺牘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
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
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營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
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己酉
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
苫凷殯側不入便寢經理窀穸日漸羸尫[illegible]者憂之
竟弗克終喪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
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爲馬文淵笑耶言迄翛
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
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於忠孝之道

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肎刓委屈所謂崑玉比質者也憶予巳亥起官僚北上艤舟吳門始晤公公長身明秀美鬚髯風采英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纚纚不休王文恪嘗出所記輒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議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揚修撰愼韻林移書指摘每相契合又嘗索予所記革除遺事證以所見無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吾浚

明乎公著述雄深雅健比子家居羅澤時寄數篇日以雋永著左氏春秋雋及附注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於世文集及胡傳辨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藏於家他若禮史二記註釋見聞隨筆鉤玄抉秘諸錄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謂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遷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内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予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瀛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聖明匪直貞元之世而

已惜公請獻之初已沮於人甫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僅下壽齋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工科給事中馮公汝弼傳　申時行

公名汝弼字惟良別號祐山浙之平湖人也父俊號居易翁以鄉貢爲館陶教諭遷遂平令母胡氏公生而不類凡兒性至孝六歲從遂平公於官會流賊壓境邑無城守遂平公乃匿家人山中獨身督兵拒戰賊既退或訛言翁死敵衆大驚不知所爲而公淅心徐曰必無是也我心乃不動其穎識如此及長折節讀書益通博是時遂平公解官歸貧甚公昕夕奉菽水能使遂平公忘其貧及喪葬傾貲營辦曰吾不忍儉其親也久之舉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已選爲

工科給事中奉命視光祿及匠甲廠劾巨璫數人置
於法中貴人麋麋相戒憚之汪太宰鋐怙寵驕恣言
官爭之　上不能得最後公疏入　上怒持之不下
已有旨逐汪并逐諸言者公出為滑山丞時左降官
多自矜重不事事公至則召吏抱文書前決事視它
丞彌謹監司諸公過益注意高仰焉稍遷常熟令將
行値有贓公罰置學田若干畝以去常熟暴苦水民
居多壞公便宜發倉粟賑急而後計處以報上官曰
拯溺救焚豈暇先言大人耶巡撫中丞甚器重之已
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率先諸邑嚴辦

具有惠政可紀然竟以是蒙忌譖臺使者惑之論調
餘干餘干治如常熟而清校賦籍禁諸乘急舸往來
湖中者以絕盜李民尤德之擢知太倉州至則減供
億除民所疾苦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枺逃坐繫
公說使者緩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
能詰公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州
又大治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罪公故嘗後催科復
論調公浩然嘆曰吾道固如是矣遂拂衣歸公之歸
也值倭寇發海上往言於督府請城平湖躬畚鍤以
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鄰邑未城

者皆被蹂躪人乃競德公服之郡邑長吏亦往往叩
公受策焉邑郊垌西接郡五十里而遙河塘半廢莫
爲理公鳩工築堰凡十有五津梁三十有二復勸石
示子若孫世世修輯每歲荒民饑輒輸粟縣官助賑
或市麥給貧不券責也其處家尤務惇睦親戚故舊
以次恩施無弗周伯兄貧既析居矣迎而奉養餘三
十年仲季諸兄下逮弟姪咸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
時衣食之先族之人農于田商于市學于塾序與夫
室廬婚喪咸倚辦於公其他扶義倣儻可書者甚衆
公以壽終平生著述有史案數十篇華除備遺三錄

行於世伯子曰敘功舉嘉靖壬戌進士爲山東參政以敢任通達稱茲能世公之德者參政君爲副使時以恩詔封公如其官猶稱給事中者公以諫顯也家世別有志不載論曰夫出處升沈之際可以槪人矣人或先貞後黷或暫而弗持困而改節則志鮮宏遠稍積無素之故余攬馮公行事忻慕焉知公負貧也不知貧也一旦躡風雲登諫垣張膽論天下事旣爲國威重臣矣抑而就冗散簿書吏安位行志低回十數年無觖望無勦心坦坦翼翼如一日及目罷去不用而猶功德鄉邑底黨者寂其身也斯廼定志秉脩

實爲偉丈夫哉偉丈夫哉至所施予能飽義自愉快是亦人所難也語云仁義附富豈然也哉

禮科給事中許公相卿行述　許聞造

自昔許以國氏歷世久經亂多分布散遷系莫可緒耆舊相傳宋之南也許有扈蹕來者肇家海寧靈泉里譜始四九提督國初洪武間海州同知懋祀學宮懋生琳琳生禎禎生綱綱生滋滋封給事中姚贈孺人俞氏是生先考為諫議公先是成化四年外王父卒子少封諫議以俞孺人往經紀其室明年己亥生諫議於俞氏三歲俞孺人卒明年娶繼封孺人居氏諫議年十六受詩鄞人張先生韶正德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告歸十六年給事兵科明年嘉靖元

年壬午諫議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其一曰臣竊
照閹竪張銳張忠等罪惡載於刑書百死莫贖 陛
下登極首逮兇邪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輟
元奸巨憝許之減死贖金是以前日人心庶幾 孝
皇太平之望比來議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矣繼曰
臣聞故兵部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爲錦衣
千户今兵部尚書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憲爲錦
衣百户頃者欽准廕授太監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
世襲指揮一時駭物議乖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
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相繼言之而 陛下必欲私

之是忠勳大臣之子曾不若近侍中人之奴也天下
徇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哉三曰　陛下入繼大
統御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申勑法守裁抑僥
倖竄殛兇邪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曾未再
期秕政乖令日以益甚崔某左道罔上轢臣懇懇爲
言置不答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臣工疏七十上詭
不行近又庇崔某之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
怒言官之奏擾矣夫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
其不能留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
乎天下且怗然乎臣知其必不能一日安也四曰伏

賠科臣李學曾章僑部臣林應驄言事各罰俸有差臣不勝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陛下氣驕志怠過異初心甘蹈過舉也晉武以平吳怠惰文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　陛下睿質聖志天下想望上齊堯舜三王而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哉居歲餘章以慮數十上語抗直多類此明年秋八月自免歸又明年居孺人封諫議相繼卒諫議冢廬茹饘衰衷未般須髮盡白王文成湛甘泉各貽書慰諭封諫議墓在社曲山杜曲海鹽紫雲山也衰畢徙居墓廢遂自稱雲邨老人嘉靖十年

詔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諸生言爲諫議樹棹楔故事當入謝諫議誼不入公府則漏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啓趨入令尚臥諫議北向再拜亟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令爲致輿從供張種種而具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令貴人即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閭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如視父老親故丞匿旁舍不當如是吾誼不入公府徒苦閭里爲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以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詔諫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先生自結屋紫雲山中食

力詠志讀書彈琴無一跡抵城市四十許年臨終索
治命左右皆浴曰無汚我已而冠幅巾被深衣命聞
造及孫敦儉扶兩腋坐息漸微聞造泣問飭言諫議
瞠目視曰吾平日教汝學何事而今問我爲言訖而
逝時八月十日也墓在袁花龍山上諫議生平不事
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
歲時行金錢爲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貧故恩諸公哉
迺終身不受一錢也初諫議自靈泉徙也里中少年
多仄目視少乃漸安既乃大德之柘林之役縣籍民
趫數百里轉餉軍中諫議白令曰驅白徒以膏夷兵

無爲也尋罷之卒之十年里父兄醵錢爲文以祭至墓下皆歎有泣者居家冠弁婚喪祠墓亭祀考經中禮具有條法性好遊時時出遊泰峰雲岫間盤礴下上遇山僧野叟班荆爾汝即喜與爲飲食或曰公貴人也謝不敢即拂衣去去歸無所事事喜讀書攻文詞干書無所不窺而尤喜讀秦漢間書凡忠臣孝子悌弟貞婦輒心存筆記藏之紫雲山中郡邑志多採錄者

徐給事中易墓表　　李攀龍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䘏者萬計夏大旱用璧天井山龍見於雩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藝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恭治賦則具有參伍無虞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槖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瀦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嵩骼蘇然在陴下輒屬吏其爲棺葬焉而後去古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

矣不必盡見其睠睠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益數千户居則蒐兵敎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誅殛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癘疫則出囚就期入逮若囚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覩敝政如雁漸衣之於體甚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獻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收其貨又若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義公卒聽

之亦詡不敢以其守妨賙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爲户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於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鄞人薛晨時爲郡諸生嘗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出之也雩而雨火而反原者于邪歲一歉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關萬金溯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而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敉水賊爲迂而益爲斥守倭安能輒傳城下也鄞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於官美先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特數者哉

禮科給事中道峰章君适墓志銘

徐栻

大丈夫遭際明時身依日月囊簡簪筆供奉赤墀與天子宰相論天下賢否用舍之是非利害興革之得失四夷百蠻其順其逆或撫綏而辟斥之吾見其人矣至於事關國本宗社安危係焉生民休戚係焉衆咸知其所當爲而退縮畏避不敢出諸口此則沓然與日天下事孰有大於此乎遂侃侃言之不顧身害若人也邈曠世不一見焉故賈誼請教諭太子仁傑欲恢復廬陵雖所處不同要爲國家盡忠則一而已

明與言官若萃於天下者耀映後先而求其知大本能言人所不能言吾惟於蘭溪道峰章君見之君由丁未進士授行人前後奉詔使馳節惟恭交際必慎所至縉紳宗室傾心愛敬至樂其言論風旨而日就焉君之節槩動人可知已及改禮科給事中檢科中故牘章疏閱之歎曰皆非今日急務今日急務孰有大於二王之講學乎遂草疏上言孔子大聖以十五而志於學二王今逾志學之年正值講讀之候可不妙選宮僚逐日勸講使聖質日啟聖學日新固他日宗社無疆之慶也疏上留中繼奉旨少忤人皆爲君危

而君怡然未幾講讀命下人始知君之疏果適其當
而聖天子所見誠非尋常所能測識也蓋君先伯祖
楓山先生儒理學名臣其諫燈火一疏欣欣爲世稱
誦君今視之不逾有光也哉君在諫垣僅逾年而羸
病日甚嘆曰吾志不遂命也蓋君於邊防國計銓法
漕宜欲次第論列而病未克也請告得歸掃軌焚香
瀟然若忘人世而卒不起矣嗚呼天生才賢所以爲
國家也今玆顧少露而遂捐爲豈天之於才賢固有
所限耶抑天隆章氏始使之各自鳴其盛將縱之於
其弟若子耶嗚呼信未可知也君少有異質長從師

問學即有志於聖賢事業尤喜賦詠精醫藥追躡陶
韋入彀岐黃家藏有集其餘事耳君居常以父母不
逮養爲恨而事俱父猶父凡訓弟厚族至刲股以療
祖疾忍貧以杜私請皆有非今人情所能及云

給事中李公潔傳　　陸粲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潔字宗禹一字原潔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選爲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倜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拜南京户科給事中會　敬皇帝初即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公上疏勸上飭躬修政以銷弭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　上嘉納畿都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爲貴勢家私役而官中百需特倚辦下户公令所司嚴實而均其征有挾私干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剔上

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鷙詖時典留鑰兄弟爲姦利累積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不宜干紀與厥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於　孝陵壖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摘擿以爲誣罔非所宜言有詔鐫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境上每有所發取于令不能距違公至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白無撓彼彊項丞爲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吏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笞法民大信愛之惟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至闕下上書言願從　明天子

乞李丞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毋憂歸矣比居喪

年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旦暮手一編絕跡公

府部使者以下造門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

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

余保此足矣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於朝

使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而

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

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

大夫獨心敬公問爲具召之府賓客滿坐待公舉酒

公不得已彊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鏜恧猜左

右日李公老人也不勝栝朽矣少逷公起拭目理鬚長揖徑去鏗爲惆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儗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立產業既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繼獨居一室土牀葦席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良日乘小車從子姪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爲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藏於家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行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肯也余覯李公仕盛明

之朝數上書頭讜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識也非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梘里令屈彊哀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彷彿似之世恒言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乎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也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走所謂不可復賤者邪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爲難矣公子世德爲禮部郎坐小法謫吳邑博士問述公行實屬余余爲列其大者以傳

南京刑科給事中史公魯墓志銘

韓邦奇

首山子道豐而位儉體達而用沮志士至今心惻昔首山子官南都居諫垣也竭節致忠倬志就列侃侃然彈射勿畏高明乃中者指宗室傷之而首山子罷蓋正德中也比及天日既朗心跡已白而首山子病天下知首山子者日望其愈乃留連二十餘年而竟不起天於首山子何饒於賦而嗇於施邪嗚呼賈生屈於長沙仲淹老于河汾從古則然哉公姓史氏諱魯字宗道號首山子山西平陽蒲之大族也曾祖諱

仲謙祖諱介義官考諱臣南陽府經歷封給事中姚
滿氏封孺人公幼聰悟初授書讀聲朗朗即通曉大
義領莊雅不同群兒好學不倦雖暑月且就燈火學既
成章而尤精舉子業弘治戊午以尚書魁鄉多士入
太學祭酒方石謝公校六館士而公爲首曰若人者
性理之學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鎮江府推官時羣
閹植政上下交征吏治多苟且公治其尤者數人而
一郡肅清江東訟者皆願之公曰吏青天也然又决
久冤之獄而人祀其惠寢帳金之謝而衆服其廉裂
大宰之刺而人莫干以私三年而政成頌與當道交

章論薦之曰良吏也乃擢給事中比當權璫之後言路久塞公乃以諫諍為已任彈射皆當世貴人益自吏部尚書而下二十餘人既而又劾參贊司馬及守備太監日表裏擅權淫朋也寧藩宸濠逆節已萌人皆知之然濠權術巧中要之者奇禍立至又以繼聞典重在廷無敢言者公乃首發其奸曰濠必為變無疑也又上疏請省國用以節民財蓋前後二十餘章劉篤部讀之曰此切當世之務俊傑之見也會師臣不合於幸寧寧嗾憸奸枉狀訐師臣守備太監素善憸奸因竄公於狀曰給事中師臣門下士也遂罷歸

公素敦孝友事封公孺人終身仁若孺人卒臥地抵
塊感疾風濕痿痺幾傷生處其弟知縣君周情同憂
喜人以爲難、乃又艱關脫封公之難生則構堂而奉
沒則建祠而祀嘗誨諸子曰孝弟者仁之本也未嘗
刻意爲詩文然自典則爾雅絕塵脫俗所著者首山
集曰文藝末也爲人坦夷平易弘人之度素優終身
未嘗與人有睚眦絕口不言人短不較人惡高知州
淪貪狠悖德尋常視公及事敗士民盡欲害之闔闔
其弟公問遺如常淪祈曰知州罪則滔天矣柰妻子
何惟仁人是望公允其托圖全歸之或以爲過厚曰

犯而不校學者所當師也與人恭雖卑賤亦爲抗禮
日均是人也祁公旣里居閉門掃軌不事請謁與諸
弟商確義禮校勘古今爲物我進修之圖公素不營
產業凡俸薪又不入私室歲少歉妻子不免饑寒或
鬻田園具粗糲充腸而已然未嘗有所怨故蒲人曰
貞庵之後惟公一人貞庵者蒲產楊少叅也淸介愼
取與蒲人重之君子曰首山子可謂安貧樂道者也
公生成化癸巳八月卒嘉靖己亥五月年六十七歲

南京工科給事中殷公雲霄墓志銘

崔銑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於壽張仲名生尚文尚文生勝勝生鐸鐸生玘號剛齋以貢士爲吕黎令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娶張氏繼室以任氏皆不孕子乃内李氏孕七月生近夫既長修習君目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南艾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名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請江知

縣近夫明察有斷不勞而治蘇盜過渡淮江掠常州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諜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追之江陰得完常守檄近夫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省而工堅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與某隙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夫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鎧殺之何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貲故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忘親交非其道者必凶嗟乎嗟乎乃殺明癸酉調青

因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游眺川堅覽物歌詠蒲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舜暇輒出嘯咏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曰清弊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徼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閔病封其疏題曰理與事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兹以歸雲覓弟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年三十有七近夫諱雲霄號石川娶岳氏男子一人曰𣅀初剛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俟與其妻之父母約必如昏禮舉後

又考訂古今樂器行之惟謹故習人多執禮者近夫受誦程朱書其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又以詩者抒情表志風人爲善自漢魏至唐作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穀錄金僕姑數十卷又覽莊周書說其注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旨然後究心焉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稚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近夫曰近夫之班不善不齊負獲近夫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言假人葬於石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失聲

南京禮科給事中劍溪鄭君慶雲墓志銘

徐階

嗚呼自劍溪君卒而予無益友矣君性高邁介直不隨人慍喜亦不能隱人之過其爲論說剖析義利決擇是非能使人聽之凜凜坐不敢言去予昔司理延平與君處三年有不善未嘗不予告苟弗能改未嘗不變卽能改未嘗不飲予酒歡笑竟日也而今不可作矣嗚呼是豈獨君之不幸哉自道世交喪臣之於君旣靡然諂以求利之爲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色之好能不諂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於利

無所不至焉苟不志於利亦無所不至焉以君之處友而其事君可知也以予之不獲受君之益而天下之失望於君可知也嗚呼大豈獨君之不幸哉君諱慶雲字舜祥延平之南平人世有隱德考友以貢授賓州司訓娶林氏生君君幼奇敏爲文多不屬草然具詞乃若宿搆故自少卽有聲年二十二領正德癸酉福建鄉薦明年甲戌舉進士拜濟山令部使者優其才徙南昌當是時寧庶人方恣横藩臬大吏莫敢裁以法君不爲撓踰年以異政徵部使者嫌君行遠詆奏之事下巡撫都御史覈治會庶人敗士大夫多

失節者由是君名重甚中丞陽明先生王公御史澒
石唐公連疏白其誣且薦之拜南京禮科給事中
今皇帝即位首劾中官楊琳貪不奉法及留守大臣
之不職者立報可後三年大禮議起君引濮議以爭
不能得引疾歸劍溪家如諸生時志旲如也未幾遭
賓州喪獨不用浮屠服除會新制廷臣病滿三載皆
罷不用當路者素嫉君文致以爲當罷竟斥去君亦
不尤復歸劍溪閉門吟誦若遂與世絶然人益賢君
東西過延平者莫不造其廬君亦與之傾倒梧觴詩
奕各志滿而去予之始謁也君方待命國門一見語

合及予抵郡數月君亦罷歸予於是數過君瀟灑臆落人咸得親之而規誨剴切則予所得多焉蓋君之得予厚矣次其事而爲之銘

諫議梁公格傳

朱睦㮮

諫議公名格字君正別號定齋山西稷山人也其先曰鑄者以歲貢授河南楊莊巡檢鑄生溥溥仕至秦府右長史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而秀朗八歲即解經義長史公奇之攜之官所授以毛詩時文安紀先生以易教授關中公聞講易心悅之又從紀先生受易居數年二經俱精習嘉靖乙酉領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濟陽知縣濟陽劇邑也其俗譊而喜訟或爲虞之公曰顧爲治者何如耳比至訟者羣集公盡收之越數日別淑慝察情僞乃懲者若干人旌者若干

人於是民稍安輯而訟亦衰止先是兼幷之家地歷而稅不辦公乃履畝而計按籍而覈未幾得隱田若干萬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姦吏無所容詐公又勞來不怠於是復業者甚衆其地通舟楫商賈恒苦無名之稅至是公盡罷征又定賓旅往來之式其費省約民甚德之丁酉　章聖皇太后梓宫返葬承天道出東郡濟陽爲當供億而閹寺橫索無厭勢焰赫奕同事者咸遜避公獨毅然以往卒事不淆其施不撓其守諸閹寺知濟陽賢亦皆斂跡云公審訊明敏是時諸郡縣難決之訟多屬之禹城有寃獄

累歲不白監司移公鞫之得其情一縣盡驚它日屬
城人持數百金以謝公曰法當如是非私爾也竟卻
之公居常慕薛文清之爲人錄其言行錄於官舍諷
而法之又自奉貶損纖毫不取於下嘗扁其堂曰一
鶴一琴亦是身邊長物匹夫匹婦孰非膝下嬰兒其
自信有如此公暇親詣學舍課試諸生出其門者皆
循循雅雅濟陽自是多德藝之士矣在職三年有羣
烏集於庭都御史御史各薦於朝先後凡十有三疏
及公滿去百姓遮道泣留送之者相屬於道越宿始
罷明年庚子公以考最封文林郎父溥贈奉政大夫

母姚氏封太宜人是年冬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旣
陛辭過文安謁紀先生墓始行抵平陽聞太宜人訃
擗踊踰節遂嬰疾旣襄事乃於墓所建永思洞繼則
亭蓋致終身之慕云再踰年竟以毀卒乃壬寅十二
月三日也年四十有四所著有窺易集四書古義補
及定齋存稿藏於家公卒數年伯子紀仲子綱季子
維相繼舉於鄉壬戌仲子綱登進士第授戶部貴州
司主事　莊皇帝嗣位覃恩中外公以仲子貴進階
承德郎又三年庚午加贈奉政大夫辛未濟陽諸父
老奉木主祀公於名宦祠是年仲子以河南按察僉

事擢湖廣布政使司參議乃上疏乞歸養詔許之旣歸定省之暇乃樹阡表修譜牒延使大梁屬余爲傳睠惟曰稷山古河東之地山川盤鬱代不乏賢及我明興梁氏鍾厥美自淳化令迄今衣冠不絶諫議公之治濟陽惠而直貞而約其所施設雖古之循吏不過也贊曰梁公挺秀筮仕濟陽旌刑淑慝覩省耕桑和氣攸萃羣烏來翔乃遷給舍乃登巖廊志雖未究百世允光

趙諫議漢傳　張鳳翼

趙諫議者名漢字濆逵嘉興之平湖人其先世爲宋疏屬諫議以正德辛未成進士司建昌理方是時李憲副夢陽按江西欲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檄郡縣毀淫祠頗登吏懼鬼責毀不力也諫議佐建昌守一日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故盱江書院記有志廹厲而力向往之旋其他平反督役賑貸戢亂之績載在郡乘者可考也擢拜給事中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衙官時當改革之際宿弊未盡除而怙寵驕恣者接跡諫議砥愆糾違有抗直不撓風前後奏疏不一上

武廟者三　世廟者十有四責回話者二奉詔逮獄受杖者一其間若論蕭敬之怙終崔文之擅政谷大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陛鑿鑿中竅至指斥同官糾彈當路尤人所難後竟以失要人意出參晉藩不數月且乞骸骨歸矣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鳴當葆光則龍臥不可得其槩哉論曰世之仕宦任言責者寧專攻君身至城狐社鼠慨斂手不敢問此無他以批逆鱗者得全而罹蜮射者不旋踵也正德間逆瑾鴟張流毒縉紳亦岌岌矣雖旋撲滅而烈熖之灰未寒方駸駸有燎原之勢諫議能攖其鋒至遭摧折不懼不

綏可不謂矯矯風節哉然諫議始官都理僅零芒試

晚陟叅知隨謝替彼惟久居瑣闥能盡職官下故稱

諫議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終